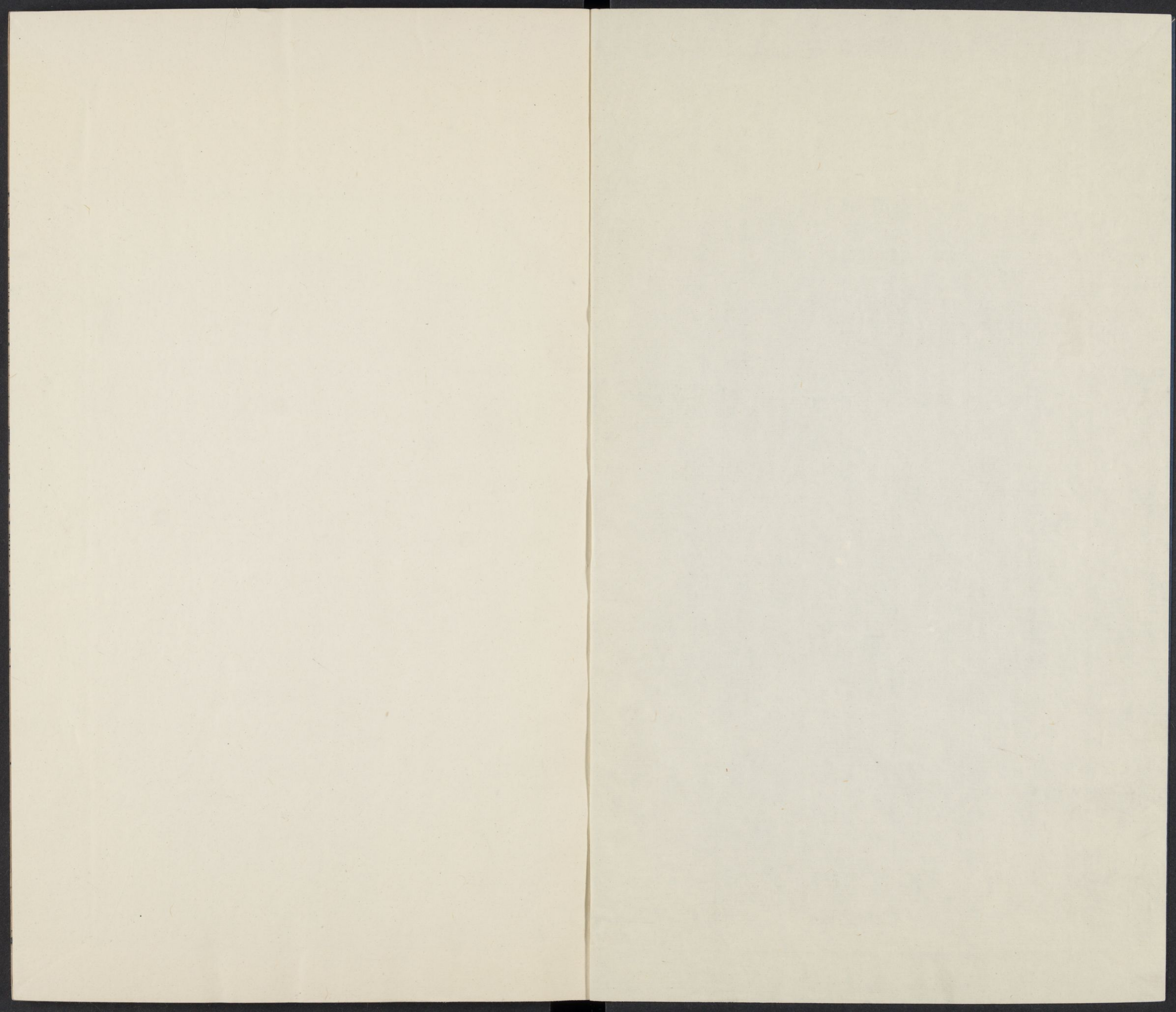


T 3143 / 3242.80

25

2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56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八

序

晉石崇金谷序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西將軍有

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日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一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唐韓愈送石洪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孟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辭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其受俸人而外敬正士無

味於諛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詩六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

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仕者洛之北涯日石生其南涯日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夫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

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際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序之

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

命焉不可倖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于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夫之不一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汗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之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繞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 禮也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潔用徽介社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

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
 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
 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暢
 飲於蓬池備設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潑
 潁右滙郭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
 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
 連青卽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鏹以給費
 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
 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
 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稅駕於東焉然後降春流
 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
 中汀緬望南津飲於已酣于未歌樂只賦旣醉坐
 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
 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
 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
 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宋歐陽修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

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于璞
 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

然特見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
 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貌之光氣亦
 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
 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
 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
 不數驛縉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中亦珠玉之淵海
 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
 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
 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
 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是余嘗
 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
 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
 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旣而以吏
 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
 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
 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邵雍擊壤

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

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於怨慙榮達則專於淫佚身之休感發於喜怒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於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彌善踏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踏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

邪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情觀心以心觀身以道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泐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咏性情曾何累於性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於廢鐘鼓玉帛則其如

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今殆非通論牽於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而為不善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缺畝則以缺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

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

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正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

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於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其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

司馬光洛陽耆英

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

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路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

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敝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

河南志序 周官有職方土訓誦光序其事不敢辭

之事物以詔王知其利害後世學者為書以述地里亦其遺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為兩京記

近故龍圖閣直學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為河南長安誌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考諸韋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粲然如指諸掌真博物之書也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萬卷次道自毀齒至於白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洽當時罕倫

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註史記之類與眾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也次道既沒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等奉河南誌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叙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遊處已熟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令光為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

朱熹謝上蔡語錄序 古上蔡先烏敢以固陋而辭

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
之門篤志立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有
論語說行於世而此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括
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板本一篇二家之書
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
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
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它書所無有
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它書所
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
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
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
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
雜它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
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
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荅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
佛者私竊爲之以充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
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
誤後學使先生爲得臯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臯
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
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

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
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
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以校定可繕
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
之君子考

岳珂家集序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
而擇焉

傳與孫武之書不斬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
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讐爲的以達奇正之權
爲功以奮決勝之勇爲矢莫而後發發無不中自
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蘊謀略之所施
徃徃見於表奏題跋吟咏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
一奏謝報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全文
爲恨先父臣霖蓋嘗搜訪舊聞叅稽同異或得於
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或備於堂劄之
文移或紀於裨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
終其志臣謹彙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
爲十卷闕其卷尾以跋附益日表日跋日奏議日
公牘日檄日詩日詞日題紀其目有八而奏議公
牘復皆析而三夫題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
志戰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叅辨誣

嶼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於建炎投匭之疏
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而密封焚藁而後奏雖
侍膝之子弟入幕之僚屬且不可見特因記載粗
得其梗槩焉耳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疏擣京洛
之策出爲黃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帙不可考
者則蓋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苟未溘先犬馬誓
將搜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有攷
於萬世云爾臣竊觀高宗皇帝報先臣建儲之札
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
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
中原雲擾羣盜蠅興先臣秘計大策朝奏夕可反
復剴切皆當帝心至於嘉歎獎激未易殫舉此先
臣之所以蒙被知遇而見於題品者如此苟不能
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章先帝知人之明敢援前
詔昧死上之秘鄂國金佖粹編序古者傳書有公
府以備采擇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
編上世之書也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
京師蓋非金匱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
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
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俟詔求而後

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直存六藝親
藩請史弗卑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放越自銘碣
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托植楹
之遺以詒後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
亦惟與栝菴之澤俱傳於家豈非疏戚緬殊觀覽
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甃亦出於理之
或至者歟嗟虐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盍亦觀
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猷烈者
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况當規恢大有爲之秋
魚復之圖穀城之界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撫
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
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構李之明年始刻家
世顯天之書郡壑卽漢制佩章之義粹五編爲一
名之曰金佖惟先王勲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蹟之
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旣碑之襄陽又
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興懷盛心激烈尙
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卽人
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網羅放失之
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攷焉耳不然寫琬琰積

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橋塗初吉珂謹序

元黃清老伊洛淵源錄序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其

於異端邪說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於春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綱絜維發鑰啟鍵曰致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則曰敬體用動靜本末上一以貫之嗚呼至矣昔在春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地賴以有立迨及戰國楊墨塞塗孟子闢之人道由是不墜子程子之生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繼絕學辨佛老子之生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世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材雲從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有大小聞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陋而反之於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伊洛淵源錄竊惟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地中支分派別奚啻萬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源也嗚呼盛哉大叅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

本既而歎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盍廣吾傳乎時湖北道貳憲仲溫公見之曰是錄天命在焉人不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帑錢於鄂宮焉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與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

明宋濂送修撰李叔允致仕還鄉序

上召叔允侍

兩衣一襲復賜其妻恭人若二子若子婦衣各一襲明日親王各賜錢為文總萬有八千加以酒食寵賚至渥矣叔允具服謝恩已而退別士友且謂濂曰僕釣人也往在前朝粗守章句值時驛騷伏草野避鋒鏑以俟時清豈意桑榆景及獲際昌期天戈所臨不應後志於是詣轅門自陳所獻納同上於朝過承拔擢俾輔道王宮出入禁闈八年於茲衰耄日甚特蒙聖恩得遂歸老寵錫隆厚刻骨銘心萬死罔報僕於先生叨忝僚屬幸一言以教濂曰昔疏廣受二子年老辭位出賜金日與父老宴樂傳史者記之楊巨源以七十白丞相去得自適於游釣韓愈氏張之至今以為美談矧叔允承

恩休致寵賜優渥又非疏楊可北擬者濂烏得無
 言乎夫士生斯世有植志砥行疆仁施義卒老弗
 遇而修名不立亦有弗自振厲混合流俗而暴得
 大貴焉者固皆賦分之不齊有非人力之所能致
 然君子或稱或疾又非一人之得私也士之所以
 立乎其位者殆不誣也夫叔父以進則正以秩則
 自博士為翰林修撰以職則專教王宮名譽侈矣
 以壽則七十而未艾以君賜則不一而足壽富全
 矣要不可以古今人
唐寅中州覽勝序
 吾黨袁臣
 物例論也序以送之
 逸温然玉暎蓋十室之髦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
 翻然理篙楫北辭楊子歷彭城漸於淮海抵大梁
 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水陵陸并衝隘名
 勝之處日夕展弄目游其中予忝與鄉曲得籍訪
 道里宛宛盡出指下蓋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
 予聞丈夫之生刻蒿體櫟柘幹以麗別室固欲其
 遠陟遐舉不齷齪牖下也而愿慙者懷田里沒齒
 不窺闥閤曰世與我違甘與菑木委灰同棄雖有
 分寸而人莫之知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
 欲自展以異而頽然青袍掩脛馳騫士伍中而身

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以落落於此臣器新
 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
 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基在
 否歟大梁墟中有持孟羨為信陵君祭與無也臣
 器其為我重陳之余
董其昌睢陽人物志序
 睢陽
 他日當參驗其言

志者劉文學瓚所撰次也自元勳大臣至節婦為
 凡例者十有九蓋本其祖叅知公之緒而諮詢潤
 色積有歲年卒成未竟之志斯已勤矣殺青既竟
 以一帙視予屬弁其首憶予承乏史局西蜀陳文
 憲公疏修正史詔求遺書遺書大出而郡乘之可
 採者惟徐大宗伯學謨所修楚志餘皆悠悠耳神
 宗晚年臣下章奏十九留中獨山東貢士王應遴
 修志兩疏皆下所司應遴待詔闕下即授中舍於
 一統志之外幾增過半會有實錄之役其議遂寢
 及予副春卿領總裁事海內書籍益復集於禮部
 發而觀之如大官之饌品味雖多無當郇厨求如
 古之先賢耆舊傳足備金匱石室之旁搜者無幾
 也假令郡國所在有劉文學之善著書將錯綜人
 物彬炳琬琰在在睢陽豈非史家取材之一快邪

文學之言曰此邦雖鉅監帶礪而銘金石者此宜
無不知惟是閭巷韋布閨幃煢煢苦一世而敦行
甘九死以殉節有子將月且之所不聞士元風勵
之所未收者吾於是表其微過於表其顯識其小
過於識其大嗟乎文學之用心乃爾庶幾美人
倫厚風俗之綱要也其所裨益寧史哉寧史哉
宋孝子詩序燕大夫鴻洲公祖出宋孝子傳欲侈
歌其事嘗知張子虞侯爲人羣之選
也式虞侯之間授之冊徵詩於名公髦士間虞侯
雅推不佞偕余猶子傳文造請賡韻余披孝子傳
泫然重先靈之痛因嘆宋駢溪先生孝履不瑕足
備史氏蓋多蓼莪陟岵之心而善補小弁之釁者
歎天不生賢嗣敬齋公嶽嶽諫垣移孝爲忠表揚
盛美先生卽有純行將安所見哉燕大夫佐松雖
縮兵符樹旌旄東海上徃徃禮賢親民教之修孝
悌忠信令有勇知方幸際昇平之代縱一旦烽警
突起國已有長城矣則此舉豈徒以鉛槧爭侈蓋
詠孝喻俗無乃借楚國之高標作三吳之型范而
孝治無極耶真可謂盛明良史也虞侯江表偉人
名聞京國而傳於不佞家亢宗大雅俱不預門外

事者今且挾冊孜孜懇懇旦晚坐余齋頭務祈索
和是何但恪遵公祖之命亦其天性善根深契於
孝子之衷而爲之馳驅千里之遙乎哉獨以夜光
滿盤何須不佞長價遂不復詩漫題數言於冊首
稍稍闡忠臣孝子之芳馥必有採風者疏聞宸聽
當有異典旌詔以示無極若不佞言又何足爲宋
公重也
王思任張林宗先生遺詩序客有馮君散木
從賊中辛苦逸

出持一帙偕門人范中文謁我云此中半張林宗
先生詩也予驚視之有是哉尚有古詩不亡之事
乎已而知爲柱史櫟園周先生所遺嗟乎林宗呼
兄一字肝花肺葉血裂髓崩矣安復計及兄詩顏
淵近苦徐穉近矜至吾兄林宗何等也以金自處
以玉處人其愛人也如不足其敬人也寧有餘穨
之曰聖其殆庶幾曰佛曰僊不知伯仲坐所抗在
何上下天數隕國先及哲人黃流沒汲以數萬萬
生命之中亦復魚鱉我大生廣生之君子且併其
枕中之秘絕命之散收入龍宮吾不怨天而怨數
允集一線乃存萬世之昇遺稿數吟實傳三百之
燈允集勉哉顧名思義賈先生詔汝汝父之志也

然櫟園先生是今之程嬰荀淑大梁尚有人在

張溥潘黃門集序

余讀潘安仁馬

汧督誅惻然思古義猶班孟堅之傳蘇子卿也及

葉哀蟬之嘆史云為哀誅誠然哉籍田賦客舍議

並以典則見稱陸海潘江無不善也猶惜其愍懷

詐書呈身牝后屈長鄉之典冊行江充之告變重

汧泥以自辱耳閒居一賦板輿輕軒浮杯高歌天

倫樂事足起愛慕孰知其仕宦情重方思熱客慈

母拳拳非所念也楊駿被誅綱紀當坐安仁賴河

南舊客得脫軀命而好進不休舉家糜滅害由小

史生之者公孫宏殺之者孫秀禍福何嘗古人所

以畏蜂蠱也二陸屠門戎毒相類天下哀之遂騰

討檄安仁市獨無憐者士之賢愚至死益見余

深為彼

嘆息焉

王漢災傷圖序

高皇帝削平甌亂懷慶偽

皇帝定鼎按懷慶額賦而三倍之計地肆萬貳千

捌百餘頃糧三十三萬六千六百餘石河南北諸

罷地一萬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千餘石河

則地一萬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千餘石河

內區區地山河平分地之半丹河逸東北沁河繇

西北蜿蜒逸東南皆投黃河每歲秋雨發水驕吞

岸膏墳沃壤動沒至數百頃良田化為澤國而糧

不除太行萬重山壓邑西北西接山西澤州北接

山西陵川而邑之清上圖利下圖居民村廬皆在

太行山中復按山地起糧山峻嶒赤色盡石骨石

上之土厚者至五寸薄止二二三寸故山秃而不活

樹及播種雨以時則禾生十日不雨則禾死一月

不雨則地不毛地不毛而糧不除懷慶六邑地窄

而賦重未有如河內之甚者也除正賦額糧玖萬

石之外今又為遼餉為均輸為練餉共計增銀至

二萬四千二百餘金其千里擔簦轉輸則又有解

京澗布之役胖襖盔甲之役山西監課之役小灘

八千石漕米之役毛田關陽打水防河之役故民

終歲亡有父母妻子之樂而無日不辦公稅河內

之賦之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以崇禎十二

年六月初十日自高平縣調任河內未數日水奪

民稼又數日蝗奪民稼自去年六月雨至今十一

閏月不雨水蝗旱一歲之災民者三旱既太甚民

不得種麥而蝗蝻乃已種子亡慮萬頃冬無雪蝻

可南通志

藝文

子計日而出去去年無秋今年又無春窮民食樹皮
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皆黃腮腫頰眼
如猪膽餓屍纍纍嗟乎嗟乎臣負戾深重上干帝
和降此大荒乃帝不即使臣死而使我良民死臣
獨何心能不慘痛念皇上居深宮之中遠軫民災
謹令繪工畫十六圖而臣手記其略冒死進呈嗟
乎嗟乎圖之所能及者得而見之圖之所不能及
者不得而見之也工能盡畫其形似而不能盡其
啼饑號寒之聲可奈何哉臣謂歷代帝王及我皇
上真心愛民不可多見臣以新進小臣而敢深言
天下疾苦知皇上堯舜之主有以樂

鄒守愚通志

舊序

余聞之河南自昔為中原都會之地文獻彬
彬燦焉可睹矣明興混一區夏肇建兩都於

是列諸方嶽自我聖祖神宗天授元符列聖相傳
浸仁沐義以至我皇上則天同極久道化成人文
宣朗風化磅礴揆千聖而耀萬代罔不森著燦列
炳煥方內超邁萬世何其盛也余受命以來日披
圖按籍攷求康治之計用造茲土雖通志舊有書
苟簡訛漏新故紛錯而上世帝王賢聖之風軌哲

範鮮有全者况其下乎矚然獨立以成名者不少
往往湮失無所寄以垂於世余為之惻然傷心焉
余責在斯乎夫移風易俗鏡往證今酌時而審尚
者莫大乎志願乃若此焉何邪失今不治後哲何
觀於是謀諸侍御思齋霍君野菴蔡君起菴李君
洎藩臬長貳而下詢謀僉同咸歡然以為鉅典也
乃肇工僉曰今之博物洽識而有文者以僉憲嵩
渚宗尉西亭二先生最著乃肅幣禮請主其事選
校官諸生分理之以憲副東溪徐君會溪扈君少
叅紀山曹君督焉而藩使葵山鄭君蒲谷岑君臬
使風泉張君寔總其役始自甲寅之冬歷乙卯秋
八月而成搜校刪潤余亦竊取其間乃今披視之
人區天常增華襲懿而國家之景鑠馨烈爛然與
嵩河並存可也僉屬余序之序曰余聞之人以渺
然之一身寄旅於天地而奔光迅曜譬諸流波不
可復回也悲乎悲乎蹂我而上索之於開闢之初
余惡知始乎曾不一瞬而曩昔之精英烈氣今安
在哉反視而却思可以鏡考矣繇我而下非獨百
世也迭之於渾淪之變余又惡知終乎然計且手
策而坐籌也嚮者有鬼魅之妖幻於世不異於此

矣是故君子守身而明道樹功而殉名慎修炯戒
建所以不朽者永流休聞於無疆胡可以弗慎哉
嗟乎以今之懷風望眺遺跡而勞髴其當時真譬
諸飲食也臧否古昔則又凜乎不少貸若從而袞
鉞之然則安知後之君子寧能惜然不以雌黃視
今者耶夫子不云乎疾沒世而名不稱然則余何
以俟焉乃茲志之載也譬之按甲乙而數黑白
也具耳目者可以觀矣余奚言哉於是乎序

恩通志舊序

歲丙辰夏六月余祗役如汴會河南
通志刻始成三司長貳諸君持以示

余謂余有茲土之寄也請序之余受而覽焉迺序
曰夫志何為者也夫志所以稽往蹟示將來垂勸
戒以立模範焉者也我明之興皇祖光宅華夏疆
理方域分建畿省惟是河南當天之下中土越二
百年來德教滲漉人文炳煥較之他省為尤著云
而通志之修獨後焉不可先是巡撫鄒公毅然身
任其事列局編摩採摭遺文鉤稽故實刪繁舉要
萃為四十五卷閱數月書成迺繕寫入刻其用心
勤矣是故考圖設表體國分野取裁於職方原本
山川總核物賦摹刑於禹貢續緝典訓詮次羣藻

準義於尚書網羅萬物苞舉庶類參侔於國史於
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犁然顯著辟諸弋鵠翻於
層霄拾明珠於遠海布龍章於晦夜奏鈞樂於虛
庭足以洞宣心目裨益見聞傳播來祀何其詳也
昔者詩人憫老成之凋喪幸典刑之尚存孔子嘆
言禮之無徵咎文獻之不足則此編之作可無遺
憾已抑余於是有感焉玄黃剖判二儀肇分人物
夥生遐哉邈乎靡得而紀若古先聖王羲黃禹文
之儔其生有所自其出有所為開物成務興利以
前民用功業之隆與天地相終始尚矣下是而仕
於茲土者粵周秦而降歷年幾何監司守長丞尉
班職蒞官者幾何今載之名宦志者僅若而人焉
則其生都顯榮死而湮滅無聞者何可勝數也其
產於茲土者總總尊尊為億兆者幾何顯晦升沉
修短窮達為逝代者幾何今載之人物志者僅若
而人焉則其生不足以成名死而滅湮無聞者又
何可勝數也古諺有之人貌榮名夫人貌不可常
而惟名為不朽以故名者生民之鴻寶永世之標
的也今觀垂名是編者其嘉言懿行鉅伐殊勲由
千百世之下而想像千百世之前其人宛如在目

至德之光耿乎與星辰相昭朗不拔之操確乎與金石同堅貞不可奪之氣浩乎與嵩河相流峙故其人足傳也而它無可槩見者何異於零露之朝晞蜉蝣之夕隕名與身而俱亡也久矣嗟夫天地之間惟人為貴易稱可久者賢人之德可大者賢人之業君子期自表樹永有聞於後世計無易此矣故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迺若罔克自振而顧以可大可久之身卒與朝露同晞蜉蝣並化不足思與覽者共勗之遂不辭而為之叙論云爾

孫昭

通志舊序 古者列侯建邦莫不有史今茲河南通志蓋準之國史云先是志缺簡脫且其文不雅馴大中丞鄒公甚憫焉乃以意屬藩臬諸君鄉薦薦紳先生立凡起例辯義選言釐而為四十五卷蓋至是始得為全書云孫子取而讀之喟然嘆曰蔚乎記事者之備而貞乎綸言王制之祗承體尚書以植旨彰善癉惡之不忒師良史之直筆山川賦產之畢陳參禹貢以稽方學校藝文之並錄依東觀以崇業兼司馬之詳實遠史班之路駁據華嶠之準當謝江表之贅誣其尋煩領雜之術

詮評摛合之要明白首訖之序品采事類之條綱綸一代賁飾盛治將日月竝懸嵩河其人也豈苟焉以作者哉雖然竊有疑焉余嘗歷成紀之墟登卦畫之臺遵渭水之厓觀龍馬之石志龍圖則涉於好竒而不稽其信吾夫子魯產也志聖蹟則近於援聖而欲偉其事邵堯夫長於冀方無名公之傳則嫌於僻好而故詳其跡嗟乎嗟乎易龍圖序不云乎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以形之授之康節又曰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邵子經世碩大光明又曰聖人之經不煩文字嗟乎嗟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作志者謂不有所授而窺焉吾不信也間以質之藩臬諸君鄉薦紳先生咸謂余言庶幾哉獨照之運玄解之宰蓋難與覽者同也請書之簡端以彰述傳後余曰諾諾遂

李濂通志舊序 河南在禹貢為豫州寔拾筆書之

州所隸府八州縣百有八昔人所謂鎖天中區控地四鄙咽喉九州闔域中夏其信然乎哉聿茲鉅省而圖籍廢闕識者憾焉天順間按察提學副使姑蘇劉公昌始采各郡邑志彙括為總志未就以

九載秩滿擢廣東參政去越十餘年為成化己亥而會稽胡公謚以按察副使至復取劉本稍加刪潤草草報完不無譌漏今八十年矣久無議修之者嘉靖甲寅冬十一月巡撫都御史莆田鄒公守愚巡按御史孝義霍公冀謂藩臬諸大夫曰事有若迂而實切雖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實政教風化之所關者志是也今河南通志廢闕弗輯伊誰之責乎於是倡議修纂之藩臬諸大夫咸以為然亟開局於貢院余衰朽無似謬辱禮聘俾預其事遂與同事諸君子撫故實蒐逸遺稽前史訂舊乘凡巖崖斷碣官府新制罔不傳訪而精擇之增昔所無續今所有目涉手鈔窮日夜之力逾替而告成事乃序之曰竊惟周禮大司徒之職雖無所不統而其最切而先者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以佐王安擾邦國繇是知圖經壤志有繫於治道之重如此是故宣子聘魯而嘉周公典禮之大備仲尼說二代之禮而深慨杞宋之無徵則夫一方圖籍豈非為政者百當屬意者乎矧是邦居天下中為天地和氣之所聚繫河圖洛書寔開萬世道學之源而伏羲畫

卦之莖文王衍易之里又皆在斯境以至周公之營洛召誥之中土著草之寓神陽城之測景靈蹤異迹它方所無而聖轍經行宋衛陳蔡之墟封人請見之鄉季路問津之處居人猶能指而道之遺蹟尚存過者竦慕焉若夫嵩高王屋諸山大河淮濟諸水又皆天下之大觀一覽是編弗出戶而可知其槩蓋不必游嵩入洛而名勝在其目中矣余沐人也曩嘗著汴京遺蹟志二十有四卷顧所載皆汴中事它郡邑未之及也茲通志之輯闔省之事咸在焉仕於斯地者披閱之頃則山川之險易風俗之盛衰田賦之贏縮戶口之豐耗民瘼時艱居然可攷繇是參酌其政令調劑其土宜而下膏澤於民則生民之蒙惠寧有窮乎詩曰百辟卿士媚於天子不懈於位民之攸壜斯固兩臺藩臬汲汲修纂之本意也不然則志之修也亦文具焉耳矣曷足為一方重哉余濫竽是役於志之成也不能以無言敢僭**朱睦㮮通志舊序**夫志者何古史述鄙見於首簡是故方輿之紀先王重之維茲河南在禹貢為豫合郡縣之事而錄也其要者何彰往蹟宣人文也是故方輿之紀先王重之維茲河南在禹貢為豫

州歷代為都為國為府為路典章文物宜可攷徵而金元之季洊遭兵燹故老代謝事文散逸博雅之士恒病之成化間憲副姑蘇劉公欽謨欲輯為志其草未就而去繼至者會稽胡公廷慎稍為綜理輒卽就梓顧其躋跋無足觀矣甲寅春大中丞一山鄒公來撫茲土保釐之暇慨茲墜典毅然修之乃白於侍御思齊霍公野菴蔡公起菴李公藩長先文谷孔公今葵山鄭公蒲谷岑公臬長先臨溪張公後風泉張公暨諸大夫詢謀僉同乃禮聘僉憲嵩渚李公及余主其事復檄貳守何君學正蒲從禮教諭黃積慶王棟吳之翰郭懋羅琳李棟程文俊薛紹李緒朱紹舜及諸生之秀拔者分裁之是歲十一月朔開局於貢院以憲副東溪徐公會溪扈公少叅紀山曹公督修焉供給者通府李君也踰年春東溪公以公務巡歷諸郡同事者亦以應聘應試各辭去事將中輟一山公乃謂余曰夫是志闕而弗修者七十餘年矣子為卿士而不論載使昭代之制閭而不章哲先之業滅而不述余甚懼焉睦樛喟然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乃抱志草過余齋中蒐集故實且撰且述

又踰年始卒事焉睦樛曰是志也余據諸史傳及寰宇一統諸志與夫酈氏之水經杜氏之通典馬氏之通攷王氏之玉海鄭氏之通志羅氏之路史等編所載冗者裁焉訛者正焉遺者增焉疑者析焉於舊志僅存十之一耳其體要去取余悉受之一山公云刻既成乃櫟括其義而為之序曰維王政始自疆理因地法天正人之紀於是作圖考第一郡邑易置歷代靡常作沿革表第二象緯成列圻界以分作星野志第三樹壘封溝慎固厥守作疆域志第四嵩高王屋河沁淮濟環流疊峙奠我中土作山川志第五土性既殊人習亦異觀其所尚而設教焉作風俗志第六自三代建侯之制廢後世雖損益不同咸有定則作封建志第七邦本之固寔在康阜作戶口志第八有地則有稅有身則有庸作田賦志第九資民用辯土宜作物產志第十秩有崇卑政有繁簡上下相維庶績以熙作職官志第十一禦侮防患非險不可以恃作城池志第十二雖有金湯無粟不守轉輸之利國計賴焉作河防志第十三官府次舍政之所出作公署志第十四育才善俗莫先於教作學校志第十五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者國之所賴以立也取用
之途雖殊然要以得人才同政治作科目志第十
六國之政教惟養賢事神爲大作祠祀志第十七
生有居則歿有藏也作陵墓志第十八貝閣珠林
靈區秘宇或古有賜額爲國祝釐者不敢廢也作
寺觀志第十九斷垣殘堞故苑遺宮興廢之繇有
足悲者作古蹟志第二十虹流虬降本其所生作
帝王志第二十一道化之鄉非寓賢所倫作聖蹟
志第二十二峴碑墮淚棠樹興思澤之所鍾其何
能泯作名宦傳第二十三嶽秀川靈毓英啟俊人
倫儀表後先輝映作人物志第二十四或仕而家
或徙而置流芬遺範民之思仰存焉作游寓傳第
二十五根於天性篤於彝倫百善之行皆原於是
作孝義傳第二十六禮陳內則詩叙關雎王化之
施寔自茲始作列女傳第二十七箕穎抗節貞風
遠揚感而作者代有其人作隱逸傳第二十八二
氏之學其來尚矣國志弗遺作仙釋傳第二十九
深於數術不詭於俗糾其推變於時事亦有補焉
作方伎傳第三十自圖書肇興載籍斯繁事以辭
見體因代殊均之標彝倫之則宜隱曠之旨明治

忽之跡作藝文志第三十一舊載之誤可據可據
者作辯疑志第三十二事覈而出所自之書或涉
不經亦所不棄作僞遺志第三十三凡四十五卷
七十七萬九千餘言義有未詳則仍其舊事有已
發則不復見大要叙述以年俾古今不相紊也第
愧能薄才謏闕謬寔多若好古博聞君子與我同
志考訂廣益以備一
方之文獻深所願焉

皇清張天植兩河文起錄序

今天子御宇文化翔洽首被中州中州天下之中也
余旣奉

簡命思所以報稱者屏息不敢當蓋文運之盛衰國
家之盛衰中州之盛衰天下之盛衰也當其盛也
機會所至莫爲之翕張莫爲之推挽勃然滄然而
莫知其所以始莫知其所以終然當必有恢竒高
邁之士赴機應會所謂虎豹之文彪炳鸞鳳之音
鏗鎔金玉之光炫耀而陸離使人縱目焉而不能
匿也文起八代之衰其惟有唐昌黎氏乎漢魏以
逮六朝其文之衰也餘章繪句襍襲疲抗已潰瀾

而莫之救昌黎障而束之迴於既倒不憂憂乎其
 難哉而皇甫湜李翱李漢之徒皆靡然從風而唱
 和以肆其說至樊紹述孫可之其文以佶屈為能
 盧玉川李長吉其文以幽詭相尚然昌黎皆收之
 不以為怪而復讚歎之弗置者何也蓋昌黎非獨
 善為文善於知文者也知文之不一變者才而變
 不一體者法法與才在彼者也裁之衡之者在我
 者也使必斤斤焉執規寓而繩削焉是羿之教射
 必欲其墮日而造父之教御必欲其追風也其勢
 必不能則彼之才法無以見即我之裁衡無以見
 矣今諸士幸而生於昌黎氏之鄉余遂持其說以
 相諸士中州之文平實平實則其材不能以雄肆
 而見竒中州之文穩順穩順則其法不能以曲折
 而入化余迺以注疏大全為之本而以大家諸史
 為之緯以是裁衡之而不得已則又以才法之旁
 見各出者存其說而不廢庶乎昌黎之為文而亦
 昌黎知文之道其不外諸此也然余未能效昌黎
 氏之為進學解以精勤勵爾諸士實應且憎比諸
 士之應詔而貢於廷也余既畢役矣茲則合其屬
 而歲閱之夫人文之運固在乎扶之而後興化之

而後成顧未有不因乎地勢者自余之校於懷也
 則有太行王屋繞其前故得文若而篇或蟠紆而
 巖巖及校於艱也則有洹水漳流出其下故得文
 若而篇或決莽而宓汨已而校於汴也則黃河注
 其源鴻溝割其界而其文之目不給矐以至也或
 馬頰之竒或鉤盤之曲而溢溢浩渺之觀其亦可
 謂盡致無餘矣明之空同氏學昌黎氏者也善乎
 其喻文也曰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
 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瀨之旋如駛之奔何
 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
 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
 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今者刻試之牘以是
 正當世倘不刺謬於空同氏所論則猶能繼昌黎
 氏之傳而起者歟余固陋濶踈日隕越是懼重荷
 皇上特恩鑒茲教士擢置內用尤惕惕然以慙敢曰
 起衰其功哉願爾諸士其益懋乃學砥乃器以有
 成以襄國家之盛庶其無負

劉正宗許傳巖四種

詩序 同卿許傳巖先生以詩稿見示余受而讀之
 洋洋纒纒鏗訇鏗鏘不屑為纖巧亦不入於

估屈蓋卓然大雅之音也自傳巖庚辰通籍以來
 與余編紵締交歲在辛卯余奉簡書過新鄉登其
 堂把酒論詩懽如疇昔垂十年而傳巖以名諫垣
 晉秩抗疏論列天下大事嶽嶽不阿風采夙著
 當宁爲之動容海內無不傳誦或疑其詩有所不暇
 爲卽爲之而酬和間奪於霜毫匠心分營於鞅掌
 乃傳巖退食從容神明澹定揮灑贈畚沛乎有餘
 故其爲詩淳泓蘊蓄穆如清風余殆無以測其際
 矣粵稽中州詩派之盛大復崛起於信陽拳華振
 秀獻吉雖爾北地寔生長大梁復古起衰爲詞壇
 準的二子厥功甚偉向者孟津先生爲之倡興絕
 學似續何李近又有行屋垣公羽翼風雅以昌其
 統緒傳巖與之朝夕論辯灼然見其所爲梯筏者
 是以源流下莫風格自高上以繼前賢之矩矱下
 以啟來者之津梁大雅復
沈荃王山人芝山序余
 作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備兵大梁也得遇繼懷王子爲余談軒岐之學貫
 微達幽無不曲當余心善之而未罄其源流也一
 日繼懷感然告余曰某之先人固先朝之奉常也
 余蹶然起曰非世所稱芝山山人者非耶王子曰

唯唯嗟乎芝山其有後哉山人名金秦之西安人
 也當世廟時陶仲文邵元節輩皆以方術得幸祿
 秩賞賜比於通侯山人以白衣召見爲言三元大
 丹輒稱旨授官太常出入禁闈者二十年矣世廟
 賓天廷議以山人進藥不謹與陶世恩等俱論極
 刑時新鄭相國高文襄公以首輔掌銓復疏力救
 文襄之言曰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壽六十壽考
 令終古今無比末年從容上賓從無遽暴今謂先
 帝是金等所害皇天后土然耶否耶如以爲不得
 正終其將謂先帝爲何如陛下以父子之間而使
 先帝不得正終其將謂陛下爲何如若不亟明其
 事恐天下後世信以爲真率使先帝抱不白之冤
 於天上雷不美之名於人間乞下法司再問明確
 然後渙發綸音宜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其事
 於後世疏上穆宗爲心動如其議山人乃始得論
 戊喜山人人生矣雖然微文襄能識大體秉大議卽
 其言剴切過當未能易主聽也蓋山人至戊所數
 年而歸卒依文襄以居遂爲鄭人山人之沒也屬
 其子懷芝曰爾父以方術顯終致大禍戒後世勿
 習也其無忘乃父之言於是懷芝隱於醫竟其世

不言方術懷芝之沒也又屬其子繼懷曰爾祖以方術賈福戒後世勿習也其母忘乃祖之言於是繼懷亦隱於醫如其父不言方術繼懷既傷祖父不得志益專精於四家六微之間歲彌久而術彌高為人温温循謹與之談故國喪亂及天下經濟大事輒慷慨激發辨若懸河稍命其子習經生家言補博士弟子一室之內雍雍如也吾聞活人多者長子孫繼懷自祖父以來迨三世矣再世之後必有興者芝山其有後哉余既觀芝山山人遺像慨然久之為賦詩志懷茲又叙其家乘始末以貽繼懷使天下知山人能晚而悔過以訓誡其子孫且知繼懷能讀祖父之書而不以才伎自炫學道之家類有世業即於王氏之祖若孫見之矣

記

唐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枝熊羆之士肅四方之

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闔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書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噐童噉嗥劫衆阻兵燹燹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鄂以固風氣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云云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

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

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
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
榮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
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
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
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
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
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
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
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
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
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
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
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
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
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
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
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

潘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
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
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
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
也戎士五萬二公同時千里相望
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螭以全其力君子
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螭
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
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其
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
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
臣子在之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遊適
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用家人
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
其類侈始葺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
書之幽素易綺純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
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杳鳥交
映溟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

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坂岸舖島織沈浮照耀其水
 五色於是乎襲馨擷音方舟透迤樂魚時翻飄藥
 雪飛泝泐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
 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
 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連漪解
 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薨沈沈皓壁如霜
 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
 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
 而來於是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
 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
 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
 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塞推凭
 軒倚楹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
 冰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
 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葵曠之域不出戶庭而
 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
 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日厚矣若知其身既
 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
 自樂而忽歟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
 推是心以惠境內者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

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
 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肅靜
 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章
 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於三
 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
 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道

胡交修洛陽宮記

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而冲氣鍾焉其川河洛
 圖書之淵珍符是與其鎮高高孕秀生賢神靈是
 宅其浸瀍澗伊水之利環流灌溉壤沃物豐其地
 廣衍平曠洞達萬方輻輳朝覲貢賦道里均焉奠
 位宅中茲實帝王之居也高祖太宗肇造區夏據
 秦百二之勢襲漢累世之基定都長安以隆上京
 惟是洛宅雖不獲奉萬乘之駕建諸夏之本而文
 皇帝顧瞻歷覽眷此舊邦肇新東都作對咸秦乃
 以貞觀六年名洛陽宮凡體國之制仰模太紫擬
 象河漢者雖因隋之舊逮夫一新號名昭揭於兩
 觀之上則觚稜金爵壁門鳳闕焜耀改觀益隆唐
 家興王之氣矣太宗以神武英偉之姿一加眎昧

榮名所被在物咸飾使巍巍茲宮復取重於當世
豈不趨哉開元之隆鑾輿時巡詔命儒臣宋璟馬
惟白等博彙羣書於乾元殿又即明福門外署集
賢書院置學士員校讐其間而藏書之富殆與長
安大明宮集賢書院等不其盛歟臣幸預翰墨紀
事迹本末載於文字臣之職也竊惟周家興於岐
邠武王宅都於鎬至成王乃命周召相基定卜於
茲新邑宣王中興大會諸侯纂成文武師徒狩獵
詩人詠歌則洛陽於周爲四方朝貢之地也尚矣
太宗乃克大倣古以不廢周王迂衡之迹用宏茲
賁光於中土克紹上帝匹休成周嗚呼盛哉若夫
城隅廣陘之度宮庭考室之制皆不足書書是宮
有先王之制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以詔後世云 平泉經始
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
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
維舟清曉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
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北
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
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

天寶末避地遠遊爲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
陽舊徑惟餘竹木吾乃剪荆蕪驅狐狸始立班生
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
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得其道
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
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丙曼容官不
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
遜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睢感蔡澤一
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
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鶴有不鳴之患
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平泉
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
弟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
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
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
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
曹可不慕之唯岸爲谷
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宋司馬光獨樂園記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
友羣賢窺仁義之源探禮樂

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
 理舉集吾前可者學之未至於可何求於人何待
 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
 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相羊。佳意
 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
 礙。耳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歐陽修洛陽風土記
 因合而名之曰獨樂。洛陽俗
 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插花雖負擔者亦然。
 花開時。士庶競為遨遊。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
 處。為市井。張幕布。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波隄
 張家園。棠隸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
 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廸
 留守時。始進御歲。差衙較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
 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紫三數。朶用菜葉實竹
 籠子。藉覆之。使其上不動。擢以蠟封。花蒂乃數日
 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
 不佳。春初時。洛人家。於壽安山中。斷小栽子。賣城中。
 謂之篋子。人家治地多畦。畦種之。至秋。乃接。接花
 尤工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豪家無不邀

之姚黃一接頭。直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花。乃
 歸。直洛陽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
 者。或以湯中醮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五
 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佳
 也。花之本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
 軟土。擁之以。藉葉作菴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
 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
 也。用瓦亦可。種必擇善地去。舊土以細土。用白蘇
 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蚋蟲食白蘇。能殺蟲。
 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西。或用日
 未出。秋時旬日。乃澆。十月十一月。三二日。一澆。此
 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止留
 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
 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藉菴。便以棘數
 枝。置花叢上。棘氣暖。有以避霜。不損花芽。此養花
 之法也。開漸小於舊者。蓋蠹虫損之。必尋其穴。以
 硫黃簣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針孔。乃蟲所藏處。花
 工謂之氣窻。以大針點流黃末。針之。虫乃死。花復
 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用以針。相州晝錦堂
 花樹入其皮。花必死。此花之忌也。

記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間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

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張閻宋真

宗御製詩記

章聖皇帝即位之七載聞河陽濟源奉仙觀唐魯真人舊廬有道士賀欄

棲真者道術甚高發使者詔至京師既而與語灑然異之棲真為詩以獻上復製詩以寵答之一日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點黃金信乎對曰陛下聖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謂真天子矣臣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顧方士偽術不足為陛下道上大奇其言益加敬禮未幾巧還賜號宗真大師加以命服蠲其觀之田賦棲真壽一百一十有三歲乃尸解去葬於觀之東又八十有八年其徒郭仲琨再刻賜詩于石而圖棲真像其下且囑臣為之記臣聞再拜稽首而言曰伏觀自昔世主窮好道家之術者甚眾而鮮得其真故其始莫不以謂神仙可致長年可祈至以弊屣視天下親屈帝尊以禮推

迂之士而其後類不免為詭誕之所欺惑可為太息惟章聖皇帝冲妙在躬神明自得以道蒞天下者二十有四年不待問途襄城之野滕行崆峒之山而異人奇士應時而來樂告以善故祥符景德之間天下垂拱無為海內蒙福登封告成號稱至治其功德遠矣觀棲真之所陳上所以待遇之意與昔之世主所甘心者顧不異哉棲真異事多此不復具載特書其為上語者如此

黃庭堅

河陽揚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歷中著作郎知縣事

鮮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為父老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圃曰聯芳架閣於其沼曰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方四十年來者不嗣坳垣污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宣德郎知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膚敏不深鞭罰而政和乃浚沼開圃陸藝桃李水植菱藕稍繕故址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名因其舊不捨前人之善也士未之功不若前人愛民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文於予予為作詩詩曰邑有社稷古千戶侯吏不自喜以歲月偷高侯為邦民不吏賕姦宄輒得

有距有鈞去其螟螣麥禾既秋與民憂之安我燕居民勸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息雁於水賓贊士子於食酒醴男耕不^{蘇軾}醉白堂記

遲女桑孔時高侯宴喜去其思之故魏國定獻韓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美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無以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美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以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美於樂天無足惟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為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彝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

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疆健之時退居十
 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
 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
 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
 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
 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自多亦
 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
 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
 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
 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
 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
 於丘明自以為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
 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自圭自以為禹司
 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聖自圭自以為禹司
 馬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繇此
王禹偁厄臺記 天
 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
 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
 乎所以帝舜厄於歷山大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
 夏臺文王厄於羨里我先聖厄於陳蔡其道一也

於時周室卵危魯道迷潰仁義路塞奢侈源開列
 國用權甥芴而起壞禮樂為糠粃視詩書如蕘蕪
 孩提王室斲壞儒風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苟有衣
 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叱之三綱五常蓋
 掃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
 之大壞嫉四維之不張剗道德為舟楫將欲濟天
 下之墊溺斲禮法為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荒穢故
 不程其力不顧其勢聚三千之徒聘十八之國應
 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於庖肆孰聞其香施法
 於亂主孰知其政所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枝而扶
 之厥惟艱哉故教不用於哀定位不崇於季孟辭
 遜於陽貨見忌於子西况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
 耶卒致天厭聖道絕糧於陳顏冉之徒餒目相視
 我先聖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空腸乾未嘗太
 息蓋聖人為人不為己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
 欲綴皇綱之絕緒闢帝王之坦途酌三代之禮文
 垂萬世之典則彼王澤浸於生民苟道至於飽
 不食而死復何憾哉吁奸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飽
 餓道醉德飽者謀萬世之利功故教不用於當時
 而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顯於歿後何則祖

述憲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爲君臣父子者不可斯須離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各載典籍身享廟食得非顯於沒後耶與夫圖一日之飫者又何遼絕哉余客在宛丘得覩斯墓之地披藜訪古馳筆而銘曰僭祿尸位歿則絕祀所謂伊人若敖之鬼夫子耻之不其餒而飽德醉義歿則垂世所謂伊人箕山之士夫子求之可謂仁乎巍巍聖人生而道迤歷聘求合絕糧於陳箕山之土可齊其名若敖之鬼决非其倫廟食不匱祀典惟新晁補之我來舊國荒臺磷磷拂石勒銘德音益振

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於宋其城郭闐闐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士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晏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借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依而斲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

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卽府爲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廳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宇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來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南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忠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迅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迹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守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有若遐鷺太空者花

明草薰百物媚娥湖光彌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
 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
 盡儻客顧而嬉媿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
 爲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
 有至此亦躊躇穰祥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
 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
 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
 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
 羊祜太息峴山之巔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
 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
 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
 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
 館有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
 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
 則媿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辯迺公之意則曰吾何
 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何辨之有公名肇字子
 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
 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
 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

也 柳開天平山記

至道元年開寓湯陰未幾桂林
 僧惟深者自五臺山歸惠然見

過曰昔公守桂林嘗與論衡嶽山水之秀爲湖嶺
 勝絕今惟深自上黨入於相州至林慮過天平山
 明教院遂休焉尋幽窮勝縱觀泉石過衡嶽遠甚
 不敢誣言予矍然曰予從先御史居湯陰逮二年
 湯陰與林慮接平居未嘗有言者今師詔我是將
 以我爲魏人而且欲佞予邪越明日惟深告辭予
 因畱惟深曰前言果不妄敢同遊乎惟深曰諾初
 自馬嶺入龍山小徑崎嶇已有倦意又數里入龍
 口谷山色回合林木蒼翠遠觀俯覽遂忘筆轡之
 勞翊日飯於林亭午抵桃林村乃山麓也泉聲夾
 道惟石竒花不可勝數山回轉平地數尋曰槐林
 坐石弄泉不覺日晚將晡憇環翠亭四顧氣象蕭
 灑恍然疑在物外畱連徐步薄暮至明教院夜宿
 於連雲閣明且惟深約寺僧契圓從予遊東過通
 勝橋至於龍洞又至菩薩洞下而南觀長老巖水
 簾亭同行崖徑下瞰白龍而歸翊日西遊長老菴
 觀珍珠泉穿舞獸石休於道者菴下至於忘歸橋
 由澗而轉至於崑閭溪仙人獻花臺出九曲灘南

會於白龍潭捫蘿西山公候樵徑望風雲谷而歸
 明日契圓煑黃精蒼术苗請予飯於佛殿之北回
 望峰巒秀若圍屏契圓曰居艮而首出者倚屏峰
 也余曰諸大峰率如屏何獨此峰得名契圓曰大
 峰之名有六小峰之名有五著名已久皆先師之
 傳又其西二峰一日紫霄峰上有秀士壁次日羅
 漢峰上有居士壁以其所肖得名也又六峰之外
 其南隱然者土民呼為撲猪嶺又其次曰鬩斗峰
 諸峰皆於茂林喬松間拔出石壁數千尺回還連
 接嶄巖峭翠雖善工亦不可圖畫予畱觀凡五日
 不欲去且知惟深之言不妄又嗟數年之間居處
 相去方百里之遠絕勝之景耳所不聞對惟深誠
 有愧色明日將去惟深契圓固請予畱題予懼景
 勝而才不敵不敢形於吟詠因述數日之間所見
 云時三月二
 十五日也

金王庭筠五松亭記

林慮西山橫絕百里隱然猶
 卧龍嶺嶺為首天平為脊黃

華為脇魯班門為尾迤邐而北去退而望之半天
 壁峙疑若無路蓋窮探其肺腑益深而益奇黃華

之佛祠天平之道宮今為墟矣惟嶺峪寶巖寺為
 獨完寺創於高齊天保初至本朝泰定中寶公輩
 為禪居鐘鼓清新林泉改色始為天下聞寺李輔
 之丞此邑也初入寺愛之不能歸久之嘆曰寺固
 美矣然樹林蒙密屋宇敞虧而遊目騁懷者有所
 未盡必當得其全遂絕溪而南陟南山而東下臨
 斷壑有平地數尋若壇址然喬松五章挺立其側
 山僧曰此地名五松亭舊矣而實未嘗有亭焉豈
 前人欲有為而未遑者歟其或者有所待歟輔之
 笑曰此番以遺我也於是經之營之未幾斷手簷
 桷翼然出於蒼髯之間亭則維新名則仍舊戊申
 之春庭筠嘗一到亭上其東則山門呀如川阜透
 迤乍明又晦滅沒無際其北則魏堂修廡隆樓傑
 閣駢列層見澗竹巖花諸山繚然窈窕然嶄然萃然
 旁立向背俯仰吞吐連綿絡繹呈巧獻恠大略皆
 退之南山詩中所謂或如云云者而詩尚未盡也
 乃知輔之之善發其秘此亭之得全而有功於此
 山也吾歷山多矣求其奇秀與此比者纔一二數
 卽山中求之其華妙隱巧與人意會者亦無如此
 亭焉加我數年婚嫁事畢歸作亭之主人看夕月

之龍蛇聽夜風之琴筠便當不減陶隱居溪水在此吾不食言輔之乞文於吾以為記吾於是山已結是緣雖不吾乞尚為之輔之燕人名劉文饒修粥輔之其字也清慎有禮敏於政事

德觀記

南華真經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又云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

山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按圖考之密縣東南有大隗山大隗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馬童子其在斯乎大隗東北有廣成廣成隱居之地大隗亦謂之崆峒見廣成子其在斯乎襄城西北有古觀廢基謂之鵬崖觀蓋遇牧馬童子之處也廣成西有修德觀蓋廣成子之處也而俗言唐季移鵬崖觀於此者其言無據鄭古有熊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返不一莊氏之云隨其所遇而言之或謂黃帝都涿鹿西至崆峒而史遷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謂此也然世之言莊子者皆曰寓言觀此豈虛言哉黃帝當神農氏衰諸侯相侵暴虐百姓黃帝修德治兵教熊羆貔豺虎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舉

風后力牧以為相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然後萬國和雖云景雲之應士德之瑞其分於道亦已遠矣是以廣成子於其問欲養民人以遂羣生乃告以自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與語至道及其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問治身可以長久然後歷然稱善告以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可以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衆人皆死而我獨存黃帝於是且戰且學僊迎日推策三百八十年接萬靈於明庭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鼎成而龍下迎黃帝跨之僊登於天從之昇者七十餘人嗚呼微廣成之問其殆矣乎修德觀在崇崖絕壁之上前瞰大隗東望廣成黃帝之跡皎然在目廣成之言歷然在耳苟即其至道而有得者修之既修之又修之而下已德之同乎初則廣成子之獨存黃帝之僊登將神遇而形接然後知莊氏之言豈皆寓言而為誇誕者邪觀有道衆七人棲形岩谷樂志林泉修養之外奉事上真力勤意篤玉皇三境殿宇肅清念問道之跡不彰人徒以為鵬崖之觀移而置

之殊不知事跡不同觀亦異焉由是慨然發憤卽
 堂立黃帝問道之像繪遇牧馬童子與昇僊之像
 於其壁使人知其所由與像成求予爲記予旣爲
 之辨又告以黃帝見廣成子問荅之意與黃帝所
 登僊之道使知莊氏之言
 不虛人皆可以長生云爾

元楊奐汴故宫記

巳亥春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
 吏宴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

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
 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
 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
 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
 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
 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
 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
 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
 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
 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
 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墀曰隆德殿
 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

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
 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
 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
 樓卽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
 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
 西曰瓊香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
 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
 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
 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
 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峰峰之洞曰
 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
 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州殿
 長生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門
 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
 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
 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
 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
 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
 之南曰尚衣局尚衣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
 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

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
 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
 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
 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
 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
 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
 局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
 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
 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喜瑞樓西曰三廟正
 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
 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
 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
 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塔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
 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飾則無有也後之人因而
 損益之以求薩天錫龍門記洛陽南去二十五里
 其橋斯可矣伊水中出入洛河又曰伊闕禹排
 壁立曰龍門山下石鑿迸出數泉極清冷惟東稍
 伊闕即此兩山溫曰溫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極深
 北三泉冬月溫曰溫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極深
 相傳有靈物居之曰黑龍潭兩岸間昔人鑿為大

洞為小龕不啻千數琢石像諸佛相菩薩相大士
 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
 龕崖石露半身者極巨者丈六極細者寸餘跌坐
 者立者侍衛者又不啻萬數然諸石像舊有裂罅
 及為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鼻其耳其手足或
 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裝飾悉剝落鮮有完者舊
 有八寺無一存但東崖嶺有壘石址兩區餘不可
 辨有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字
 剝落不可讀未暇詳其所始今觀其創作似非出
 於一時其工力財費不知費幾千萬計蓋其大者
 必作自國君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必富人而
 後能有成也然予雖不知佛書抑聞釋迦乃西方
 聖人生自王公為國元子棄尊榮而就卑辱舍壯
 觀而安僻陋斥華麗而服朴素厭濃鮮而甘淡薄
 苦身修行以證佛果其言曰無人我相曰色即是
 空曰寂滅為樂其心若渾然無欲又奚欲費人之
 財殫人之力鑄鑿山骨斲喪元氣而假像於頑然
 之石飾金施采以驚世駭俗為哉是蓋學佛者習
 妄迷真先已自惑謂必極其莊嚴始可聳人瞻敬
 報佛功德又操之以輪迴果報之說謂人之富貴

貧賤壽夭賢愚一皆前世所自為故今世受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於地獄徼福於天堂獲報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謎人於恍惚茫昧之塗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之深而甘受其惑至有捨身然臂施財至為此窮極之功設使佛果夸耀於世其成之者必獲善報毀之者必獲惡報則八寺巋然諸相整然朝鐘暮鼓緇流慶讚燈燈相續於無窮又豈至於蕪沒其宮殘毀其容而蒼涼落莫如此哉殊不知佛彌仁王以慈悲為心利益衆生必不徇私於已而加禍福於人亦無意於銜色相以欺人也予故記其略復為之說以祛好佛者之惑人以戒學佛者毋背其師說以求佛於外而不求佛於內

劉驥安陽河記

大元彰德路總管王公下車幾二載以地廣民夥政務旁午而治內各山水未嘗一游歷良久不暇也夫相在河朔為大郡而洹水於相為佳境且四方士夫過是邦者必窮探徧覽况親牧者乎迨丁卯秋九月既望天高氣清川空野靜百工將休萬寶貴成定農之際也遂與參佐數騎出郭門西行

一舍岡勢稍陂陀又六七里迤邐路轉而下小川忽平展中有一谿洹水也其流深碧可愛尋見居民夾岸廬舍相屬蔬畦竹塢上下綦布宛然如圖畫昔遺山嘗謂絕似玉溪此語誠不妄亭午小憩於長春觀少焉渡水公岸而西又行二三里樹木漸幽深兩山回抱潺湲一泉感沸出於其下水聲活活足以洗慮而清襟遂置酒泉上見鳥飛魚躍巖姿洲景一時會於目前想亦造物之有為也公喜甚乃舉觴顧謂門客北燕劉驥日子盍記之愚謂茲水名曰洹混混晝夜不息雖久旱而不涸析流而東遠近漑田千有餘頃民所賴者多矣非其間有神以尸之能如是乎况自我公蒞政以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諒其神必有以陰相也是則可紀以傳於不朽衆皆曰然於是乎書

壬游林慮記

太行之秀至吾鄉西山融結為最觀郡乘載柳仲塗居湯陰聞僧惟深言

天平泉石過衡嶽遠甚明日夙興拜韓公墳讀富鄭公所撰碑碑有亭故無損石極美碑陰有樹如水墨所畫墳皆甃甃完者尚多兵荒中僧紀公奮身捍蔽卒賴其力宅兆形勢風水家圖以為式以

為天地間不多見者憑高歷覽又登寺西南經閣
 果極其妙高下陰顯與圖所傳不異也小酌遂行
 林州知州李祐之迂於諸翟晚至州宿萬安寺丙
 寅謁廟學游黃華山和叔送予出郭北門行十餘
 里至其麓皆小石樹檉是日大霜水皆冰人謂地
 高寒較他地早一月樹葉青紅可愛路漸高聞水
 聲於灌叢亂石中又數里山益高峰益峻壁益峭
 澗益深路益險水聲益大峰回路轉掩抱重疊使
 人應接不暇澗皆盤石高下為磴級泉流其上懸
 而為練激而為湍飛花旋碧喧逐飄灑其瀦而為
 泓者清澈如空纖芥可見寺相近屏障益奇亂石
 不可騎過盤石道右有水磴作屋其上自麓又十
 里至寺石柱刻張商英絕句詩言高歡避暑事某
 字韻叶來字註切其下他柱多題刻漫滅不可盡
 讀大率多崇觀間人少憇遂入山觀水簾一僧前
 導山民十餘輩持斧錘剪樅鬚掇碎石僅能投足
 馬不能負人且不能登涉人力憊極又據鞍不跬
 步又下若是者逾三里許遂不可騎矣始見懸瀑
 如練于半天騎畱林石間相率牽擁而登焉峻坂
 微徑亂石犖确如梯而無級膠木交錯攀蘿挽條

尺寸而進賴健卒曳絙于前挽之而登因思東漢
 封禪記所載登太山事此近似焉問僧至否以僧
 言遠近為喜畏又三里許始至有石突出如屏四
 向無所連着其高如雲所謂挂鏡臺也前有盤石
 疲甚坐其上望水簾北崖者僅如匹練下濺崖飛
 白始澗其西者崖上垂白亦不過丈許意謂昔人
 傳誇過實俄從卒持二水柱長五尺許以獻云至
 簾下得之且盛言其偉遂欲卽之發火煮酒引滿
 數爵諸生暨從者遍飲之乃緣南崖微徑迤邐而
 西而北坂極險峻草石皆冰滑不可投足尺寸展
 移栗栗危甚乃至西崖下水簾內仰面望之目力
 為窮始見崖上之水飛灑散布踈密勻整自崖而
 下至澗底其長不知幾百丈其澗百餘尺光明透
 徹去人尚五丈許真所謂逆珠簾者也負崖坐石
 久之折而東至北崖簾下有崑坐數十人簾之長
 又過於西者東邊則頗濃厚自巔至地時如團雪
 投墜而散連屬不斷加以動搖飛舞如玉龍蜿蜒
 狀餘皆與西簾同兩簾皆清氣襲人時時飛灑如
 細雪着人面信天下之奇觀也簾下沾灑細草皆
 為清水日夕凝積或聳直如玉筍或披踈如珊瑚

蔽崖彌澗奇形異狀不可殫記瓊田瑤草殆此謂也西崖下望挂鏡臺則培塿矣此山之形奇峰重疊如展畫屏不知高挂鏡臺幾百丈周圍環抱而開豁其東臺如門屏而位置偏南臺前之山一遮一掩又不知幾百重也始坐盤石疑水簾之小蓋遼遠空濶掩映崖石淡然而無加以老目茫茫故也北簾之東又有懸瀑望之差小青壁無路不能即觀久之循來跡而歸石間多蘭臺上石墜於下者皆為水波龍鱗之狀方平可愛且乘且步俄至寺前就盤石列壺觴以坐又以紅樹及山果之如丹砂者與僧所持水列於前清泉冷冷非迫于暮不忍歸也復延子敬同至墨灶山寺殿東椒壁有梅軒佚老真元癸酉歲所題文字皆奇其下殘缺石柱多宋人題名緣石磴登方丈鳴箏小酌從者得雉為炙以侑觴題詩于東壁而出至嶺峪東二里餘支提龕琢石崖為之有開元十九年蔡景所撰碑刻甚精寺前流泉惟石不減黃華寺有巨槐蔭地數畝山門有白松皮葉皆異磚塔嵌張商英聖燈石刻聖燈寺在西北峰絕頂望之隱隱見其殿宇僧云蓋四十里之遙舊傳聖燈誠慤拜禱則

見商英而後見者多自矜必刻石以紀近年元遺山亦有詩紀之和叔云某官甚不瀝人望亦嘗禱而見之余服其言清泉灑灑循殿階而流歷石磴至方丈望五松亭方丈西有盤石王氏所建二女則不能究其氏族也山多古栢路甚險登之甚勞既至其巔則俯瞰二亭若井底坐久風急始徹俎而下

明周叙遊嵩陽記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

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間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日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栢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撰云汾陽嘗領兵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崗嘗出毒霧為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

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
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侵汾陽之謂矣一則緱
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
良村王庸家自輦至是七十餘里翌旦遵趙城陟
轅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關名嶽嶺老卒
數人守之時天旱邑人所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
來予顧謂二生日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
尤也轉西僅五里入少林寺竹木蔽翳仰不見日
花草餘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峰麓少室山當其
南隱若屏列寺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爲講
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
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嘆曰
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
佛法亦然使世之爲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
者邪因觀歷世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
御製達磨大師贊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
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山厓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
山勢呀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下
是爲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
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鳥玄蟬鳴聲上

下倏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嶺有惠可庵
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曰圓宗者
甚能言相與論辯疊疊亦自可敬飯畢啟行逾十
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
循深澗灘石礧礧按轡徐行毛髮森豎俄經一小
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塗者索
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者南方
朱火之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
赤童子山又行十里憩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
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道偉可觀
觀畢卽出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是又六
十里明日同廣文劉仲武司訓吳永庸謁中嶽神
祠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
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
培塿不崎嶇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矗綿長數
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
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
殿南爲降神殿三面皆圖生申甫像丹青頗剝落
而筆意蒼古督李丞命畫工模之宋金以來石刻
以百數惟王曾奉勅撰者筆最穹壯字體雖甚勁

麗文漫滅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墨模榻以考其
 舊既出李具酒餞于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方
 丈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
 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永康循北門
 遊嵩陽觀觀人廢惟古栢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
 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有石刻識其
 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幃
 幄如擁車蓋風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
 不能去惟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
 河洛似獨遺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
 僻遠不見知於世邪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
 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涸澗尋崇福
 宮即太乙觀林深從者述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宮
 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
 於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檮蒲泛觴三亭
 今惟九里池存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湮則泛觴亭
 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
 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
 鑾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煙斷礎鞠為丘
 墟樵人牧豎得而辱馬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

與天地長久永存今既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
 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則箕穎諸山隱然如畫追想
 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峰綺結繡錯高插
 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
 然若御灑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啟
 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恠誕不經極西有法王
 寺亦名刹殿宇頽圯惟浮屠巖然南下則有周公
 測影觀星二臺廢圯北顧嵩高高二十四峰舒奇獻
 秀歷歷可指並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巖投
 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予冒風
 寒頗不憚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
 以賞者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於簡以
 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鞏邑廣文吳
 公俾想見茲遊之盛一以留登封學宮以備他日
 好遊者之故
李夢陽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峻
 實云是為記
 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揮
 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子巡按歷汝而游
 於亭乃俛仰而歎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
 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

卜洛定郊土圭測景吾觀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
 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闕我朝
 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子曰美哉是利
 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
 也譚子曰徐紆窈如噫如噴如嘘如吾觀其風曰
 風者何也譚子不答它日二君遇崆峒子述其事
 崆峒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
 天地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
 颶颶乎莫知所從颶颶乎莫知其微故入物而物不
 其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
 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
 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清逸淳澆是效而俗
 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
 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方然患其乖
 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
 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
 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瘴惡滌澆而培淳
 迪純以剷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
 之要臣以風為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歎
 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

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
 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
 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風之
 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巖
 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
 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
 崆峒子之言風也請
 諸監察以各其亭

遊輝縣記

李夢陽曰詩云泌

予當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
 蘇門之山降觀於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
 覽於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
 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修
 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
 蘇門山古士率棲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
 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祀之獨籍不
 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
 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峰萬餘數森森
 若排劍北走中有三峰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
 一泉統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
 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魑

魁所宅也西踞壺關之魏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而盤山路石呀呀嶄嶄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曠然而四面皆山焉所謂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莠茂登山西望亭亭綠崖而綠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黝瑩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者邊寺磽田以千數然故櫟椽礧磊區耳於是寺僧招流人墾之租其入率斬茅菅阻巖崦為聚落煙火裊裊相雜也輝縣產魚稻偕予行者二人一日馮貴二日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為雲已知其山也蓋又喜躍馬行輿不即至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於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遊蘇門記

王教遊安樂窩記
 方侯以余過其城甚歡慶且曰君子至於斯者未嘗不訪夫蘇門余曰諾侯乃率賓從具樽俎為百泉嘉會感今憶昔邈爾興懷非徒曰賞心樂事而已酒既行出遊山於是鄉貢士郭君瑞甫王君澄甫乃亦從余度泉源循山麓聯鑣履巉凌高眺遠幡然欲御長風出塵表遐想大觀

未能即遂也相為依沿雲崖迤邐北下約轉折纔里許得邵子之安樂窩入其室瞻拜其遺像焉雖疑非故址然而窩之取名寓意寔大則又三致稱歎云舊聞此窩之在當時亦惟繩樞甕牖環堵蕭然不如今之祠屋煥然足稱華居也堯夫則安之樂之可以規其中蘊矣天下之安土者樂天厚望於世必多怨尤是故安則不求於樂而自樂未有樂焉不本於安者顏淵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皆隨寓而罔不安以故浮雲視富貴用則行舍則藏無一日非樂堯夫之安樂各窩知非外狗精蘊在中蓋有取爾也九京孔厚往哲難作孔顏所樂遺書足證仰而翹求亦曰安仁而已矣樂天而已矣求之無遠安土即是世人之忘其所樂滔滔皆是者不知安之為安故也君子則何以為安素位而行居易俟命焉爾能由是則聖域可企孔顏在我希邵者宜先於此義圖之

李濂遊三湖記
 人有言曰河北諸名山固多而惟輝縣山水為勝輝縣山水固勝而惟三湖邃奧為尤勝三湖信尤勝而獨中湖奇絕為最勝余慕三湖久矣今年春始克來遊聿償夙願云於是作遊三湖

記藏諸山寺以附昔賢故事記曰輝縣之西北七
 十里曰侯趙川四面崇山巖嶽而中悉平疇煙林
 村墟雞犬相應蓋彷彿桃源焉相傳古時避兵者
 居此實四塞險阻之區也侯趙川有水北流土人
 呼為北流河或者乃謂侯趙川無川誤矣然遊者
 欲至侯趙川必過十八盤山而十八盤山極危峻
 石磴反隘盤旋而上殆若登天然遇不可輿處則
 徒步行僕夫牽曳以上俯瞰兩崖頗深峭若較諸
 天壇之十八盤山則此差為易上矣余晨出百泉
 書院過午始抵侯趙川少憩巡檢司頃之至中湖
 寺岩谷幽窈倚崖叢竹數萬竿翠陰蔽日涼颼瑟
 瑟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余坐其下聞竹音如笙
 簫竿籟心神蕭爽寺中有石鏡半規往聞能照山
 河人物之影俗稱透靈碑余諦觀之殊昏闇與常
 石等僧曰昔有一上官見此石異之昇以歸至盤
 山頂忽昏闇無覩乃復送至寺云余聞僧言因憶
 歐陽公作菱谿石記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
 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誠有識者之言南湖至
 中湖僅三里北湖則倍之濶大宏敞視中湖寺咸
 弗及乃若各當一峰之奇有泉有竹則三寺同耳

中湖寺建於唐中和二年南北湖寺則元至正間
 建有碑刻存焉余徧遊三湖昏黑不能返宿中湖
 寺是夕風起撼林木獵獵如秋聲卧不成寐乃秉
 燭起坐賦五言古體四章曩正德戊辰春北魏李
 公夢陽寓汴嘗往遊三湖歸為余言中湖之盛殿
 宇壯麗煙火稠密僧徒數百人歲穀餘裕則乘驟
 馬距今三十餘年矣殿閣傾圮廟廡毀廢僧死徒
 殆盡存者僅五六人朝不謀夕余恠問其故僧撫
 然曰比歲不登賦役日繁里甲逃之四方邑長吏
 繫僧完其逋坐是太困余聞而悲之乃私歎曰叢
 林廢興寔物理之常無足深慨所可慨者徃重而
 上莫之卹民咸棄屋走至僧亦弗能寧厥居此中
 原安危所關有民社者不可不亟為之所也詩曰
 不懈於位民之攸暨又曰瘼此下民不殄心憂鳴
 乎安得不懈於位之君子而遊百泉書院記
 為之憂則民瘼其有瘳乎

遊百泉書院記

記曰

泉水亦流於淇又曰源泉在左斯蓋謂其城之百
 泉實衛源云共城之西北七里有山曰蘇門山一
 曰百門山乃百泉始出之山其地岩谷幽邃林樾
 茂密古名士多卜居焉晉孫登宋邵康節元許魯

齋姚雪齋牧菴王鹿菴秋澗耶律丞相竇學士咸
遊寓於此余自束髮慕其勝屢欲往遊不果乃今
歲之暮春膏車西邁逾二日止百泉書院肅謁先
師像遂登蘇門徘徊嘯臺慨焉懷孫登之爲人史
稱登居蘇門之士窟中好讀易常撫一絃琴阮籍
往候之與言終不答退至山半聞山巔有聲若鸞
鳳乃登嘯也嵇康從之三年不言臨別康強之言
登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
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
識真所以全其年味斯言也其善體易者邪傳曰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登之謂矣僊人巖在蘇門之
巔有僊人足跡巖石上刻大字三日僊人跡下嘯
臺迤邐西轉約半里許至康節安樂窩拜其遺像
康節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父語之曰若知孫
登之爲人乎吾所尚也乃築室百泉之上名其所
居曰安樂窩布裘蔬食弱爨以養父而李之才適
攝共城令遂授以數學後人於此建祠專祀云出
安樂窩東行南下入三仙洞洞高一丈許內塑丘
劉譚三真人像乃其修真處也或以是爲登舊居
之士窟誤矣降三仙洞遊集僊資福宮寔書院之

左隣乃蔡氏園址也而書院西墻下有古白楊樹
十四株高出書樓之上大可蔽牛蓋數百年物也
過古白楊樹爲思親亭在蘇門之麓百泉之上昔
許魯齋寓其城日時與諸門人遊眺於此厥後子
師可爲衛輝路總管思之立亭門人白棟撰記刻
石亭中過思親亭爲衛源廟以百泉爲衛水之源
也廟創於隋世稱靈源公殿曰清輝魏邑之得名
曰輝以此宋宣和間封威惠王元加封洪濟威惠
王至明朝洪武初釐正祀典改稱衛源之神有司
歲以四月八日致祭禱雨輒應廟中諸碑刻具載
唐宋以來褒封之典而所謂聚遠亭耶律丞相祠
舊在蘇門山上今竝廢歛余之遊百泉也輝邑令
郭淳設宴泉上以候旣登蘇門遊覽畢乃赴席於
涌金亭亭之正壁有蘇東坡書蘇門山涌金亭六
大字宋元暨至明朝諸名士題詠甚多曰涌金者
泉仰出縷縷千萬窠滙爲巨池池方廣一頃餘水
泠泠澄白日照之閃爍如金故名中有菰蒲荇藻
魚蟹之饒埒涌金翼然而相對者噴玉亭也亭中
有石碣刻靈源二大字是卽俗所謂聖井者而看
花樓乃在涌金亭南池中當盛夏蓮荷芬郁翠色

上浮扶疎葱蒨今改為穠翠亭穠翠亭之左日洗
 心亭右日雲橋寔為中流勝槩薄暮移酌穠翠亭
 坐聞棹歌漁唱於蒹葭洲渚之間而泉流觸石怒
 響作噌吰鏗鞳之聲晝夜不絕余倚欄四顧波光
 接天沙鷗水鳥飛鳴上下者殆不可數時春雨初
 晴岸草雜吐酒酣起舞逸興浩發於是援筆賦七
 言近體二首五七言絕句十首書諸亭上而又總
 為一記以識歲月第愧才思蹇鈍筆力萎弱弗足
 以揚休山川同聲往哲聊以紀一時
 之遊而已時嘉靖己巳三月晦也

翁大立百泉

種樹記

嘉靖己酉初夏予校士至百泉環泉皆古
 木也少倦即憇息焉予性喜種蒔而視士
 又宜木迺思為郭橐駝事矣或言夏月恐非宜予
 曰天時不如地利此地泉甘土肥無害也於是命
 候吏移梧桐二十餘本竹數本植之書院前檜栢
 椿楊榆棟桃杏榴棗諸木視隙地即植之旬日而
 去踰年十一月予復來校士顧前所植竹木蔚然
 茂矣迺召諸生語之曰昔陽貨問樹人於孔子孔
 子曰樹桃李者夏得其蔭樹蒺藜者秋得其棘孟
 子曰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諸生予

所樹也將為桃李耶梧櫟耶予何
 樹木易樹人難也因書以示警云

楊嗣昌錦屏山

記 雒水自西而東將一線道界破平蕪北則却山
 如魚之暴腮沙際者其形東西長倍南北者五而
 西之北稍副焉城之南則錦屏山也高有十餘仞
 長若度城而擁之其質石骨而土膚膚骨之間毛
 髮森然立者數十萬株栢不知其託於膚與骨也
 視其面有窪窪焉窪者如指輪窪者如指縫視其
 巔有低舉舉者圓或如螺髻削或如椎髻披散或
 如墮馬髻低者如自頂度眉如兩眉中交不連而
 斷焉視其身則千百疊也通邑居之有其全於邑
 者析之家有數疊欹者有枕側者有路端正者有
 背負而轉面相向煙雲供養復無端崖此錦屏之
 所以名也或曰前山如錦後山如屏登山之道西
 山城圍折而南溪流跌帶兩山石壁如門門之內
 一山青銳如走馬使乍勒其御蹄有餘怒者折而
 西行北上屢陟愈峻如入叢栢中平行數里止於
 亭南望所謂後山者如刀割一方綠玉凝立其中
 恐于闐無此料昆吾無此刀如取碧海青銅截流

仰挂又恐并州無此剪也亭之前北望太行芙蓉
 萬朵濃如滴翠又若千鎗萬戟整旅東行目盡意
 不盡自此以東清霽可見洛城今皆隱焉然邵康
 節之回頭不望洛陽山正錦屏作也亭之西三鄉
 女几掩面行雲其西北連山羣稱熊耳又有孤峰
 轟轟於天拄撐以為關中太華不宜迫露如是當
 是新渾近地而不知其名可惜也是日向暮大風
 制人飲數巡而下楊令四重壺關人姚廣文遲秀
 永人也相對深談王屋紫團徑山更自奇勝相奪
 人生足目有限雖復青山白雲不能獵取隴蜀何
 况其他反署不眠
 乃泚筆書其槩

皇清薛所蘊遊月山諸山記

戊戌九月朔二日出郡城十里渡丹水由西張

店稍折而北循清溪穿密樹按轡徐行至閔家曲
 甃憩小莊柴門草徑纔可容足疎籬樊圃碧流環
 其外入耳潺湲聲不絕圃外綠竹掩映青霽四布
 顧視居人如在煙霏中稻實初黃間以青芋蒼翠
 逼人以為得未曾有復上馬行經關王廟至大梨
 園中間不二里一村茂林流水相連亘不斷舍遠

綠竹門對清渠家家堪入圖畫至此如食蔗漸入
 佳境矣迤邐北更踰數聚落抵陳萬村巨竹干霄密
 比如長廊杲日之下常疑有雨氣撲人衣袂秋柿
 實纍纍如倒掛珊瑚沿溪草木不能遍識而竹林
 鳴鳥關關似耳不經常聞者又五里至許梁更五
 里至中道樹色水聲與陳萬村同而修竹更多長
 廊蔽日視陳萬村不啻倍之薄暮止村墅適年友
 任孝廉大行至自溫連床促膝推窗對竹豪飲縱
 談宛在武陵僊界翼日初三杖筇遊月山寺太行
 偕余侄胤生四兒穎生先達待余由清化鎮北行
 至則親串鴻臚華明謝翁暨其孫茂才羽君攜酒
 肴共登眺寺為金空禪師創闢踞形勝衆山圍繞
 周匝如天生梵城環山谷栢以萬計讀碑文禪師
 丸泥以彈弓射之所中處則栢生也結構弘敞層
 累而上凡數重最後傑閣聳出憑欄南望中原在
 指顧中迴廊曲洞遍崖谷間蜿蜒迤邐麗備極名勝
 余嘗遊京師西山以為碧雲壯麗香山幽秀此差
 似之而登閣眺遠則二刹所不及焉但漸見頽廢
 寺僧寥寥據僧言舊四十門頭逾百衆因里甲為
 累相率逃去故至傾圮夫名刹中衰良可惋惜而

山僧同里人充徭役似為未宜余題詩有愁聞釋
子語徭役及空王之句誠重有慨也比出見新勒
貞珉紀今明府孫公免雜差堡夫文真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者但須除豁里甲則永釋重負是在長
民者一推廣之爾是日旋中道初四范封君成初
杜太守寶非相招重遊畢孝廉鳴鶴亦持酒榼至
謝鴻臚祖孫仍留寺內相與更探諸峰奇勝薄暮
復宿中道村墅初五雨越一日初六入丹河口觀
十八堰分源處水石相薄山谷響答稍深入則石
溜激射水磨以百計磨山木為香料湏洞蒼叢如
吼雷噴雪相對聚語全不聞人聲亦奇境也渡板
橋而西次萬善驛宿社友子衿衛美之綠雲齋詰
旦遊水峪寺美之同其介侄允茲茂才持酒共飲
蕭孝廉醉樂石上孝廉名永命郡才人也萬曆丁
亥間讀書寺內見巨石橫澗中水流其下坦平光
澤可環坐四五人把酒踞石醉而樂之因鐫題數
大字字畫道勁遂為山中勝蹟余為諸生時亦讀
書此寺幽折過月山而結構稍不及寺僧出迎
多不能識認大半後余入寺者而一二舊閣黎皆
皓首蒼顏無復昔時容貌顧余自視龍鍾不知林

巒如何訕笑讀北山移文能不增嘔晚仍止萬善
約次日西遊雲陽寺重九佩萸囊登高紫金壇初
八復雨不果行山靈其有以拒我乎冒雨遄返
夫行泥淖中趨起若不能前比至舍漏下二鼓矣
憶余年少時常有志山水竊羨向平婚嫁畢長遊
五岳乃僕僕仕宦間緇塵撲面逾三十年老歸林
下始着屐幽尋近在百里之內者輒不知佳勝如
斯矧其遠者奇者今又以五衰相逼無躋勝之具
海內各山水恐竟不能多寓目

遊雲陽懸谷諸山

噫嘻塵俗之羈勒人也如是夫
記 戊戌九月余同任大行胤任穎兒有野王行塢
之遊因攬勝月山水峪諸蘭若約重陽登紫金
壇先一日大雨如澍遂不果行私憾山靈有以拒
我今已亥九日決意杖藜往初六巳刻太行至自
溫吳中汪介人適館翁園登高能賦於山水之興
更勃勃不能自已遂同三弟空如初七午後行夜
憇環封敝莊詰旦劉紫支茂才來涉溴水而北經
栢鄉鎮諸君稍前余過訪揚子玄宗伯亭午抵東
鄉邨之太虛觀食食既北渡沁薄暮至山下紫陵
紫陵者唐縣今為大聚落至此覺嵐氣撲人翠色

欲滴矣親申趙生雲程治具相款霑及僕馬為誦
 少陵白飯青芻之句質明請山麓紆回而上入雲
 陽寺兩峰對峙如屏一礪蜿蜒寺左而前茂林
 叢翳若綠毅遍布煙雲滿眼已自咄咄稱奇余有
 詩介人亦有詩里許忽平地數武殿三楹祀太昊
 伏羲氏至此少休更折而前仰視路出雲際一峰
 突起當前疑塞逕無隙可入者比緩步登陟逶迤
 盤轉礪之中忽劃然開朗眼界為之頓豁遂題詩有
 磴轉礪通明之語於時白露為霜柿葉深紅藤蘿
 蒼碧相間岩壁陡削如畫家斧劈皴宛然李唐一
 幅秋山圖也踰蠟燭香鑪三峰歷數百盤關石為
 洞約三四龕供靈官觀音大士諸像石坪丈許可
 憩行人稍饑渴楊茂才承如特陪行携壺榼常隨
 脚踏坐石上相與飲啖登一天門漸險峻過仙人
 橋闔王鼻稟稟生恐怖心復踰重門大抵愈入愈
 險比至巔息喘喘不能定稍蘇石磴間乃起謁神
 拜跪幾不能勝倚筇南眺黃河依稀如帶太少二
 室若伏首揖遜者余詩曰千盤嵩室三花小九曲
 河流一帶黃誠目前實景云暮還宿紫陵雨竟夜
 詰且微雨入仙神口煙嵐變化巖壑增勝昔人有

云山色空濛雨亦奇者良非虛語乃作雨中看山
 詩仙神者在紫金壇西礪中夾礪諸山皆高極雲
 際此一川稍濶平廟祀南岳魏夫人香火甚盛而
 境界無大奇特獨是清溪旋遶右偏水石相激琳
 琅聲如笙簧迭奏頗足娛耳殿後平地矗立一石
 高大如廣屋端嚴可敬後半一罅穿透更奇士人
 傳為魏夫人金簪界破迂誕可笑而于上構一小
 廟妄謂夫人梳粧樓巨石為之不韻矣越澗西北
 迤邐行爲澗澗寺兩水交會蒼翠匝澗洞飛雪噴珠
 致甚佳而山路亦紆曲蒼秀及抵寺一水自遠山
 來從絕壁一線罅中琮瑤而下匯為方池大雨席
 許澄碧如鑑石文隱現樹影橫斜引之遍寺以內
 可沐可灌可回環殿廡厨竈間山椒多梧桐冬青
 白檀樹有逾合抱者任僧云桐樹折枝挿地輒活
 誰謂石山中有此佳土脉哉亦奇矣未刻往探真
 谷其正路由山外入谷中較少坦虞途迂抵暮弗
 克至劉紫支指山後一捷逕可攀援而上眾唯唯
 鳥道盤空不三五步一轉路盈尺下臨深壑目顫
 膽搖足蹒跚不敢前同行者皆心悔然進退維谷
 健僕扶掖而升將瞑始造其勝處一徑旋轉少平

須臾峰巒聳出峭絕如削竹樹青蔭山色水聲變幻不可端倪同人乃頓釋悔怖咄咄稱奇曰不歷羊腸之險安得即觀此上方仙界也哉又歷數折高壁出天半似巨靈手劈五色暉映倒懸若覆下藏佛閣風雨不能及訊此地初名真谷宋人改爲懸谷摹寫山形畢肖意義甚奇而時人有訛懸爲玄者亦未顧名思義耳古石洞二北洞鑄大佛像甚莊嚴壁刊妙法蓮華經全部字畫遒勁石晉天福三年遺蹟也南洞鑄小佛像千旁各書佛號極精工土著一莽子矜欲居避寇輒鑿壞可惜果有如佛經地獄之說詎不怵然可畏也耶南洞口隋碑一隸書蒼古文亦有法度惜半爲土垣所掩不能窺其全豹餘皆宋元人遊覽記姓名無可觀者岩底一泉幽宵莫測其際鑿小石渠通引而下盤旋如蛇逕聲淙淙不捨晝夜灌竹水折入深林密菁中莫窮其所止一僧獨居行甚苦其先宦裔爲富賈一旦敝屣棄之隱此谷穀食一切酸醎滋味皆謝絕猿猴虎狼馴擾不避得此僧住持雅與各山相稱夜宿石室厥明十一盤桓近午始去相與歎羨以爲生平得未曾有汪介人曰吳中諸山無

此幽異若虎丘膚淺直培塿視之爾而名震海內者以文人墨士多爲之標題而揚揄故也嘗讀柳柳州馬退山茅亭記稱美不自美由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斯不易之理故愚溪乳穴鉅罅潭之幽以子厚有作至今特著天壤間獨恠韓吏部近在百里之內盤谷以送李愿一序艷傳古今而獨無一語及茲谷豈遊屐未嘗一至夫非山靈之不幸歟傍谷又有寺曰臨川聞亦幽折可遊同行者倦于登臨遂謝去已識王仲祖未見杜弘治古人引以爲憾余於茲遊亦然午後詣枋口觀袁大司馬及濟侯史公所鑿洞渠服其利賴之大且人曰功真不在禹下權舟溯游摩娑韓文公鐫詩處字多剝落不能讀獨宋文潞公一詩存兩山相對如門風颼颼若箭栝激射凜乎其不可留也登岸行漏下二鼓至馬頭莊止宿晨詣盤谷尋李愿隱處不可得止有廢佛殿三楹周垣頽敗荆榛塞道幾不可行亦不見有泉甘土肥所在介人紫支舍弟同探奇險遙望山陰崖谷奇勝以爲愿之所隱或在是而後人建寺山半取其近人而已如果即寺也坡陀淺露愿何取

焉而退之為文亦必不如是咨嗟嘆美侈其詞而
 媿媿不倦矣出谷三里牧童指引李愿墓所夫愿
 歿後千餘載矣猶能令樵夫牧豎識其姓名墳墓
 文公一序之力也不則與荒山草木同腐朽耳乃
 信文章之權有獨尊哉夜仍宿馬頭十三早起舍
 弟偕介人太行紫支先回余如濟邑晤辜敏思明
 府段王屋司空劉蘇門侍御道經盧仝茶泉司空
 園在焉因名盧野地既勝結構亦有致是日任司
 空書舍杯酒深談夜分始寐侍御暨司空弟蘭堂
 皆召飲十四辜明府肆筵瀆廟觀濟池廟宏麗空
 邃昔曾遊者今漸圯池則泉源混混如故池前廡
 下有石碑紀宋時懷人李經安傳書龍神行雨一
 事頗涉語恠肖繼安及接書夜又二像卧一石于
 前似附會者然以于令升搜神劉敬叔異苑所載
 諸異聞如龍女避灌壇令等事推之六合內外何
 所不有或亦不可以常理非之乎因與蘇門訂來
 春天壇小武當之遊聞其崎嶇倍于紫金壇余早
 衰兩足漸無力雖造涉奇險興致不減謝靈運而
 趨捷遠不及伯昏無人未識可叩天闔而凌雲高
 嘯不使蘇門歎二客之不能從焉否十五日旋翁

園檢奚囊得

鎖水閣記

孟於古為河陽地津渡黃

詩十有四首
 初立州焉置使建牙雅稱形勝歷代相望人文蔚
 起輝映往牒自金大定中剝膚河患徙治今城明
 易州而邑稍衰落已據形家言紫金右峙虎煞居
 勝左隅青龍遙強處弱且大河東逝溴水遄奔關
 鍵無力地氣不聚見之人才亶其然乎崇禎庚午
 後吏部郎滇南鹿胎李公希揆以壬戌進士來為
 邑令澹靜慈惠民號李佛政簡刑清出胥周原謂
 東南五里其地宜閣於是揆日鳩工士民子來傑
 構嵬起高逼霄漢翼如巖如南帶濁河東襟溴水
 勢若環鎖龍矯其首虎戢厥喙登城遐眺望之儼
 然侯乃置酒落成顧而樂之曰是後邑人士必多
 崛起彪炳豹變鴻漸鵬搏翹首可竢且計日當有
 入翰林者若繼此續建連亘城隅盛不可言幸記
 斯語留為左券甫踰三載余乃備負館選自是科
 甲接踵文明大啟人皆謂李侯于青烏子之書探
 討精微言猶在耳信而可徵借寇難輒興兵火連
 綿是閣也僅如魯靈光巋然孤峙爾先是工初告
 竣余方宦遊他所貞珉勒紀雖列余名而文實代

為探觚順治戊戌解組侍養緡閱舊志乃見斯文
 建閣之義叙述未明友人相勸改作余思興起人
 才在師儒教化與斯人自為發奮文章德業勉而
 企及豈徒乞靈地形而宅鎬考卜八百肇興姬公
 營洛亦於陰陽所交風雨所會殷殷留意斯理具
 存未可厚黜後之為師儒者觀斯閣也謂邑實生
 才益昌明教化以勤訓迪而士生斯地日吾土非
 故不靈者爭相切劘以交奮于德業文章之途將
 聖賢豪傑道德功名超軼前代昭茲來許益徵李
 侯之言信而斯閣之建所關不甚弘遠哉閣高五
 丈肖文昌帝君像於 **王鐸游金門山記** 北里村在
 其上維邑之望云 如鵝首大數百頃環塞之南為玉笋山給諫張玉
 調數世居此山高切雲霞而形為連珠堪輿所最
 貴西南山逾厚四五里莫之既樵人漁父似桃
 源與外隔招侍御邢舜玄騎馬十五里渡溪水馬
 不涇腹經玉笋諸峰下山勢負氣出力以爭勝于
 西北峰路旁大石如牛馬又渡溪水抵金門山麓
 竹林外人煙藹藹十餘家乃段氏也余與玉調賈
 勇歷崎嶇絕頂四面望熊耳眺盧敖山錯繡相亞

舜玄登半拾石華一狼從石壁避余入東高峰其
 上黃帝時伶倫造管竹尚餘數百竿石佛頽破屋
 無僧雨忽至日郵山尾螢輝坐人衣段氏餉余騷
 客曹陽虛亦至即席限韻酒醉仰天大呼曰佳哉
 此山幽邃宵深他日卜居可以不負余哉夫功名
 者馳驟干戎馬之門勞碌恐懼于鹽穀錢刀之事
 而煙雲猿鳥石林酒趣不遑兼而有故造化者秘
 其靈奧深奇之處私厚我輩不輕令熱人溷焉者
 以其情勞于世焉者也嗟嗟一登峯壘煙雨來湊
 况於深入而久居之寢食云為又何知夫逐逐無
 厭一切羶畏之途哉是時玉調以直諫謫舜玄以
 養親歸余以請假歸皆崇禎己巳九月十六日
龍馬記 余兒童時戲于河墟父老曰此河中下多
 為奇後數十年閱石碣所紀載知為宓義畫卦八
 卦肇端龍馬所負之圖龍馬所出之河今孟津西
 北河中漩渦倒流者即其處也其地由底柱東下
 衆山鉗制石骨水無所發其憤恨躁急狀深頽潰
 盤曲放干平原宿莽得日暢其所性如怒如悅斯
 河之舉羸用奢而不受紕抑之一端也按圖馬微

類驪騏水有火光身龍鱗首口鼻類龍歛成雲無
 角毛文入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胃乎天地神鬼
 之道為千古文文章鼻祖嘻良亦奇矣夫天地間最
 靈最祕之竅鴻濛若有呂司之不輕啟而示其象
 于宓羲以手闢玄沌剖露文明蓋天之所以資神
 聖而自釋其苞結鬱蓄之意者乎繇是始知父老
 之呂為恠者千古呂之為大經而非恠也規槩三
 才權輿萬類賢不契非賢智不契非智聖不契非
 聖裔裔皇皇範圍曲成綱紀人鬼者得宓羲而始
 靈睿也歟不然西狩獲磨則從而斃之矣世之晦
 塞天地之意不轉為鬱結也歟余謂父老之言是
 也謂天地使神守之費而不竭不獨圖恠也馬亦
 恠也河亦恠也文王周公孔子亦恠也宓羲尤恠
 之恠也不恠不奇天地不亦昧昧腐敝之器乎如
 是即題為開闢一大恠而**梁雲構烏蝗紀異**當丙
 孟津一恠地也不亦宜乎秋螟蝗突來飛蔽天日過
 蘭七晝夜乃絕詢之農父有生年八九十未嘗見
 其異者所食禾黍略蓋丙午及辛亥再罹其患雖
 捕之者授錢授粟而猶獮彌甚甌窶汙邪削如也
 遂寧陳侯以是冬始受

邑符乃効青州故事開倉哺之民用是以無憂閭
 歲大熟方穎粟時蝗復來視前醖愈張鋒愈迅所
 至一空農夫餉婦啼號大作聲振原野蝗方抵蘭
 忽有羣鳥結陣待之蝗方會食鳥輒怒飛而起利
 距長喙慘如刀砧蝗之死於搏擊者可什之五被
 剝者可什之三垂翅而遁者可什之二鄰郡皆苦
 蝗獨於蘭無犯茲非鳥也力哉雖然茲獨鳥也力
 哉在昔與鼓邨珪集冠流屋鳥實有靈然皆有以
 召之侯之翼我蘭也不翅鳥之翼其卵也其哺我
 蘭也不翅鳥之哺其雛也其營我蘭也不翅鳥之
 營其巢也其拮据而圖我蘭或列之上大夫之薦
 刻或騰之昨隸之口碑或形於紳士之紀頌童叟
 之謳歌即以方漢渤海諸君子何多讓焉至於祥
 鸞之藹德擊鵲之雄威生魚齋馬之清節破雞渡
 虎之明斷是所以却蝗者乎是所以役鳥者乎鳥
 奚知何以擊蝗奚知何以去一時誼頌遍作旁及
 鄰郡皆詫其事而竊有詠焉多以郵筒見寄余彙
 之得三百餘篇將以傳之史編更有請者即是固
 足以紀異今有二事得不遺之乎麥獲十倍何啻
 兩岐四鄰陽侯所嚙而蘭大有秋茲並蝗可稱三

異余曰此二事後張縉彦白鶴觀仙蹟記白鶴古

有作余當續紀之始自何代相傳宋政和間仙人劉海蟾經過飛篆

聖壁之上今石刻炳然望之如龍翔鸞舞者是也

先生丁晉季之亂往來燕秦間投簪辟穀葆真服

氣去而上仙一時游歷多有異跡北方之人雖兒

童女子無不知海蟾者然先生去今千禩矣事事

傳疑鮮所証據無論矣即如石旁董賓卿所記白

鶴觀謁知事崔重微且金皇統去宋政和不過數

十年耳縣令王廷宜石碣乃謂先生避秦焚坑之

患隱其名而道號顯似先生名字不傳於世而為

始皇時人矣塑像蓬鬢環耳恠陋異常絕不似貴

人黃冠氣象下有一蟾仰沫吐珠又不知取何意

義無恠乎世人之訛稱也余低回其下悚然久之

夫仙字去今方數百年已為手指模畫漸成細淺

而石旁題記數字又磨滅不可全識再經千百年

有與荒煙斷草俱歸汗漫之鄉耳可勝歎哉余于

是詳為考稽如晉史列仙傳左編文獻通考三才

圖會諸書得先生身貌任籍學道出處頗具乃為

鑄像紀志以示問奇者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晉有陶隱士東籬笑傲不為斗粟折腰跡其桃源

詩記飄然有凌雲之氣先生傲屣功名掛冠遁跡

寧獨慕紫雲青苔哉去燕適秦蓋其寄託遠矣其

志尚則亦淵明之流亞與若夫至人天隱其次地

隱其次人隱先生化氣成鶴齊萬物一死生天隱

之賊也逃祿匿名混跡塵世先生固以此成其隱

耳然則謂先生謁汲令可也謂先生為始皇時人

可也謂先生蓬鬢環耳恠陋異常可也謂先生名

海取精蟾蜍亦可也凡若此者皆天隱之極致先

生之實錄若夫神篆飛空偶然相涉此呂

公偶傳丹篆千年術耳豈足以窺先生哉

依水園

記深綠遂為杖履破削矣余从躄澄碧既厭塵喧

乃循泉源之尾得之吾邑衛水之隩其流環郭而

北數十里可溉可汎可漁而又無昔人之結構以

薄雲氣乃掃穢鋤蕪為依水園園抵水小且一亭

柳棚我以青陰草茵我以軟煙開楹一望對翠嶺

而延霞漪几坐間煙波反覆焉王覺斯先生見而

樂之顏之曰水龕龕之趾列竹栢桃柳木槿芙蓉

數百株東穿曲池引衛水入之魚得蔭焉池之旁起恠石疊峰複巒漂浮水面坳處有土洞深數尺曰雲浪洞上架小橋以通桃山桃山者池上浮土積而成丘取北山亂石雜之蜿蜒麗魄高深之致豁如也稍東有亭曰撫嵐左右林木籠蔽亭獨疏遠老杜所謂開林出遠山恍惚見之亭之外以瓦成垣野翠天碧玲瓏錯落北望花樹如秋月窓紗不知塊壘之在眼際也水中有畫舫具茶鐺酒罍載漢書唐律數卷春雪初融卧聽撒網聲颯颯然秋濤怒生噴薄拍岸驚飛衝沙雁寒聚浦上汎橋口下汎馱灣竟夕忘返所謂流連之戒余得勿犯耶岸拓半里蓄棗柿桃李蔓菁另繕山房主之北望蘇門有如几案南開簾以迎旭晴雲舒卷水鳥翻飛有先生大人者車徒可憇名之曰集漪山居此室去水稍遠亦曰集漪者風與水相際而成漪每當風聲吹葉綠浪飄緲余魂夢依依不自知其在河渚之外也室旁有小室二南牖宜冬北牖宜夏室初成堊壁如洗覺斯先生自共城來夜宿忽狂起呼僕夫研墨走筆寫大竹數十條風雨蕭蕭園丁驚走告余急往視之先生大叫索酒漿自勞

而趨觀者咸以為有神來焉西壁則以郭山人世元寫松鶴配之條冷之氣與蒼勁之風不復辨也園去城數舍村民可至迺不為游人所賞千年來處喧而能寂其德有足尚者士君子裹煙霞為骨裛風月為致豈必絕塵脫迹哉終南之徑可塞北山之檄尚在首陽非清柳下非濁若利害芬其情得失移其慮即寢處蘇門百泉之間公和堯夫其笑我矣

李森先天中遊記

戊戌

夏余既以言獲罪

天子哀其狂直復還官未幾遂有中州之命已亥正月二十五日

陛辭就道過邯鄲黃梁祠見余被逮日壁間題詩猶在因援筆更續二首純陽子讀之知余不作兩截人當為一粲二月初七日抵磁州遂入豫境豫之士

君命是臨民生是寄思所以無負斯役者終夜輒不成寐首歷鄴下以大將軍駐牧其地遂趨漳上流入林縣初閱萊田於民隱未甚悉登黃華山山舊有主人學士王庭筠詩筆姿蒼勁余喜而和之觀水簾洞飛瀑為域中第一乃大書雪濤水柱四字

於其上隆慮之勝盡在茲矣次由十八盤至輝縣
 觀百泉得衛河源隨登蘇門尋嘯臺遺址遠眺巖
 谷孫登鸞鳳之音猶隱隱出天際因憶步兵當日
 受旨達生惜觀火之言嵇中散不能用終亦不免
 為傷嘆者久之山之西即邵先生安樂窩有樓在
 焉余少憇如坐光風霽月中余悉紀之以詩次出
 覃懷至孟縣謁薛夫子戒余以

天子命無容忽兩河之民未稔
 上意宜開諭之因得聞豫土所宜隨拜太翁于堂上
 太翁齒已踰耄飄飄若神仙子若孫環侍其側貂
 蟬掩映萬石君不是過也因題其堂曰三樂更為
 長歌以進歡聚者三晝夜乃辭去從孟津渡河候
 吏報曰此弘農界上也因宿焉次日大雨雪有士
 民擁馬首痛哭大呼曰宜陽永寧諸邑向以清丈
 不均人若羨沸今幸公來庶有以活我余愴甚衝
 寒策騎而馳忘其所為雨雪矣渡洛水至宜陽錦
 屏山直俯公廡雪光山色差足娛人以氓生疾懷
 不遑興覽溯洛而西走永寧悉得陶復陶穴之舊
 澗漚伊洛環注其間一望皆沃壤也父老為余言
 此廬撫者特洛川 片土耳外俱石田不可以耕

民是以稱苦余見永寧蒼筤繡野不下萬區詢之
 土人知有竹田水田川田之分其中為富族兼并
 民無所告始知昔之擁余馬而號呼者蓋為此也
 因思近山諸邑田賦未清者豈止宜永何可不一
 省視乃回轅復返弘農途中訪呂文穆故壑登狀
 元閣想見其為人兗南而望見奇峰秀天蜿蜒數
 百里者二室也薄暮雨澍不已宿少林寺秦槐漢
 栢俱入余遊笈中翌日遂謁嵩君廟勒詩於石次
 至密縣即大梁屬向之崇山峻嶺咸舍我去而極
 目皆平原矣密東有白松大十圍高數十丈翠葉
 歲莖皮色如瑩玉相傳為黃帝三神女所化此齊
 諧語後人吟咏遂及宓妃洛神事讀之令人作嘔
 獨吾鄉于鱗先生用子雲玉樹青葱真稱雅當余
 亦得而屬和之繼抵杞縣撫軍候於郊執紉而慰
 余曰余撫茲土猷澮是經余之職也不克殫厥圖
 乃以煩執事行且憊柰何余俛謝之曰今日之事
 王事也朝夕敷歷猶思不勝以取罪戾何敢云憊因
 相與攢眉籌畫良久諸臬司來謁亦各以公慎矢
 駐節三日乃東指毫郡路出考城其邑令為余髻
 年筆硯友蒲伏道左執吏禮甚恭余悲故人之為

下吏若此其勤也留彼署中與數平昔幾達旦次日抵亳杏雨桃風非復兩河景色若無所容其荒度始信梁園自古繁華至今風物猶甲全豫獨念劫灰諸名士一時俱盡手把遺篇為增慨耳次歷汝南取道陳州謁太昊陵登畫卦臺道人獻茗草此為中州開天文字祖其西則子由亭四面匝水植蓮其中傳為穎濱先生讀書處余皆有詩紀之是日過夫子絕糧處俯仰遺碣慨思吾儒志天下馬足車塵遂至於此咏歌其下至為之流涕云越陳即抵汝寧十餘里間士民蜂屯哀叫聲徹於天咸謂汝寧前此清察有司實朕我以逞有加無已何以輸公租行且無遺齒余遽止之曰爾等毋過激乃爾我奉

天子令人爾疆自當為爾區畫終不為爾等累明日盍集學宮共相諮議以期得當地汝地也民汝民也但使荒不言熟熟不言荒

朝無逋田民無賠賦可矣亦何分於先後使爾等抱兩番有加無已之虞哉汝民間之羅拜道旁歡呼之聲又徹於天曰今日始知清丈為朝廷良法美意微公言之吾儕愚氓亦何所知咸思

鳥獸散矣留汝三日晤巡方使共商以其狀聞遵路而西即歷南陽境行百餘里荒煙蔓草不聞

鷄犬聲昔夏初暑余疲甚忽見一古殿巋然乃漢光武廟余進謁之殿前有二桐吐蔕如曳赤錦道士言此樹遭雷火萎火矣數年之後復秀鬱如初亦一異事門外一泉清流可鑑平地側湍人傳為

光武扳倒井余自別二室目不接山容者匝月忽有孤嶺在前詢之知為小武當即宛南界遂渡白水河弔真人遺烈宛郡向為寇據血吾宛人幾廿年沙場惟聞鬼嘯張大將軍手芟荒蕨毆兵徒而耕之遂開府其地以故彼方民一兵九所見皆兜鍪南陽從來不可問於今日益信余為陳天子意諭令以所關土悉入王會大將軍悚然曰吾

武人僻處遐陬不知廟議如是普天王士敢不正供以應我公首墾之令

於是兵民始帖然無譁事竣歷卧龍崗造諸葛廬有殿三楹書淡漠寧靜字以額之因謀北還汴從者言東道紆不若走南召較捷但山深徑仄不可以輿余於山水興復不淺遂自石橋入南召行百餘里皆盤旋於千巖萬壑中幽峰夾路古樾蔭人

如張蓋叫鳴啼狄之聲不絕于耳古所云鴉路者是也
 至翠峽逶迤一步即生一折其數蓋不可得而紀也
 也中州諸山路此最幽峭行者無異山陰道上余所得詩最多
 猶未盡茲山之勝嗣是又望見二室澗以汝流皆余向者從弘農
 至杞縣故道四月抄始抵汴坐省署中檄各郡邑有司以其圖冊進用
 報

成命暇中諸憲長邀余遊周藩舊邱山亭興廢今昔不能無感
 因哦二律計余從鄴城以至省會所歷八府各州縣驅馳者三月
 共程四千有餘里是役也

君命是臨民生是寄迄無小補獨於山川形勝張天

植臨雲堂記

鄆陵故無學使者署自河鬻開封區宅而為署也余始視事其堂則三楹歷級而登問所謂退食焉
 几研之廬焉則亡有也東偏旁舍僅備休沐已周視乎堂之後得隙地數弓乃闢儀門為便廳三楹其上俾護作者董焉凡構廬楹棹之

屬若而千甍瑱雷之屬若而千計庸則千有奇量期則昉於乙未之四月訖於乙未之九月堂成而庭除爽塏步欄不設額之曰臨雲臨雲者陸士衡文賦所為志凜凜而懷霜目渺渺而臨雲因取以名其堂者也夫雲也觸石而起膚寸而合舒之彌綸乎四海卷之消液於無形其去來也豈有其端哉浮天地之間而抱一掬之內凡天下之文章得乎心而成乎手含舒吐發機倪杳杳乎難尋其或視諸此也且雲之為類也不一或卿者或商者或油者同者或鮮者泄者或如車蓋者上如羊者或滄萋曰愁或閉宿曰密或蕭索輪囷而曰五色其可測耶其不可測耶自余之蒞乎此也諸士之為文為質為妍為醜迷迷的的郁郁紛紛以至乎余前也乃給矚移諦疑神息志矜而出審而鑒一諷不再憶立斷不再決若踞乎千仞之巔而洞夫萬里之外是固有取乎臨也不觀夫古之教射者乎先學不瞬亞學眎三年而蝨如輪焉然後無不得矣今余之相士也道蓋在眎者也懼其瞇也非有所學也若夫雲亦非有模狀執着及大小之觀從而求之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去之以形遇之以

機而能盡其道者臨雲者蓋得乎高遠之勢而以
機遇者也則不病其爲睇已矣昔士衡入洛才思
益進作爲文賦窮工妙解天下後世之爲文者孰
有逾于其言者乎抑天下後世相人之爲文者亦
孰有逾於其言者乎余茲者幸蒞洛也其敢弗承
以較士顧所云凜凜者慎也先之以慎而後能跡
之以高遠是堂所由名而余之志也倘後之登斯
堂者惕然而思曠然而怡以克副人文化成之盛
則學使者之責不已盡而茲堂不
亦有幸乎哉於是爲記以永之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二 終

淡江大學圖書館

圖書分類法

分類法

分類法

分類法

分類法

分類法

分類法

分類法

分類法

分類法

